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九十四

品行部八

曠達

不治世故放意所好 列子衛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藉其先貲家累萬金｜｜｜｜｜｜｜其生民之所欲為人意之所欲玩者無不為也無不玩也牆屋臺榭園囿池沼飲食車服聲樂嬪御擬齊楚之君焉至其情所欲好耳所欲聽目所欲視口所欲嘗雖殊方偏國非齊土之所產育者無不必致之猶藩牆之物也及其遊也雖山川阻險塗逕修遠無不必之猶人之行咫步也賓客在庭者日百住庖廚之下不絕

烟火堂廡之上不絶聲樂奉養之餘先散之宗族宗族之餘次散之邑里邑里之餘乃散之一國行年六十氣幹將衰棄其家事都散其庫藏珍寶車服妾媵一年之中盡焉不為子孫留財及其病也無藥石之儲及其死也無瘞埋之資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反其子孫之財焉禽骨釐聞之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干生聞之曰端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其所行也其所為也衆意所驚而誠理所取衛之君子多以禮教自持固未足以得此人之心也

迷陽郤曲

莊子||迷陽無傷吾行||吾行||無傷吾足注迷陽猶亡陽也亡陽任獨不蕩於外則吾行全矣曲成其行各自足矣

不足滑和不入靈府

莊子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以||||可||于|||注夫至足者不以憂慮經神若皮外而過去

遊方之外

莊子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耶脩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耶孔子曰彼||||者也而吾遊方之内者也外内不相及而吾使汝往弔之吾則陋矣

附贅縣疣　决疣潰癰

莊子彼以生為||||以死為||||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于異物托于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遥乎無為之業彼又惡能憒憒然為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

忘肝膽遺耳目上見

旦宅

莊子旦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而無情死注以變化為形之駭動耳故不以死生損累其心以形骸之變為旦宅之日新耳其情不以為死

萬物一府

莊子若然者藏金于山藏珠于淵不利貨財不近富貴不樂壽不哀夭不榮通不醜窮不拘一世之利以為己私分不以王天下為己處顯顯則明||||死生同狀

箕踞鼓

盆而歌｜｜莊子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概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于巨室而我噭噭然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也鼻間栩栩然莊子肩吾問于孫叔敖曰子三為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子之用心獨凡未始亡楚未始存莊子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亡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觀之則｜｜｜｜而｜｜｜｜也白駒過郤｜莊子人生天地之間若｜｜之｜｜忽然而已解天弢墮天袠

莊子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其｜｜｜其｜｜｜紛乎宛乎䰟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

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 莊子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得於此則｜｜｜｜｜｜｜｜｜｜矣

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 莊子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棺槨以｜｜｜｜｜｜｜｜｜｜｜萬物為齎送吾葬具豈不備耶何以加此

條風時麗蚑𧉅一過 淮南子夫貴賤之于身也猶｜｜之｜｜也毀譽之于己猶｜｜之｜｜｜也

通塞一情 抱朴子順｜｜而｜｜｜任性命而不滯者達人也

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文竊怪之 史記孟嘗君傳文承間問其父嬰曰子之子為何曰為孫孫之孫為何曰為玄孫玄孫之孫為何曰不能知也文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齊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金

門下不見一賢者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今君後宮蹈綺縠而士不得短褐僕妾餘粱肉而士不厭糟糠今君又尚｜｜｜｜｜｜｜｜｜｜｜｜而忘公家之事日損｜｜｜｜

寧貧賤而輕世肆志 史記魯連傳田單屠聊城歸而言魯連欲爵之魯連逃隱于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于人｜｜｜｜｜｜｜焉

養空而遊 史記賈生傳澹乎若深淵之靜氾乎若不繫之舟不以生故自寶兮｜｜｜｜

｜金尚餘幾所趣賣供具 漢書疏廣傳廣既歸鄉里日令家供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數問其家｜｜｜有｜｜｜｜以｜｜注師古曰幾所猶言幾許也

項枕臥語 蜀志簡雍傳雍優遊風議性簡傲跌宕在先主坐席猶箕踞傾倚威儀不肅自縱適諸葛亮已下則獨擅一榻｜｜｜｜無所為屈

不持檢素 晉書裴楷傳楷性寬厚與物無忤｜｜｜｜每遊榮貴輒取其珍玩

雖車馬器服宿昔之閒便以施之窮乏

當其得意忽忘形骸 晉書阮籍傳博覽羣籍尤好莊老嗜酒能嘯善彈琴｜｜｜｜｜｜時人多謂之癡

少婦當罏醉臥其側 晉書阮籍傳鄰家｜｜有美色｜｜沽酒籍常詣飲｜便｜｜｜籍既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

未知一生當著幾量屐 晉書阮孚傳初祖約性好財孚性好屐同是累而未判其得失有詣約見正料財物客至屏當不盡餘兩小簏以著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正見自蠟屐因自歎曰｜｜｜｜｜｜｜神色甚閑暢於是勝負始分

攜酒荷鍤 晉書劉伶傳澹默少言不妄交遊與阮籍嵇康相遇欣然神解攜手入林初不以家產有無介意嘗乘鹿車｜壺｜使人｜｜而隨之曰死便埋我其遺形骸如此

不如即時一杯酒 晉書張翰傳翰任心自適不求當世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

時獨不為身後名耶答曰使我有身後名｜｜｜｜｜｜

羲皇上人 晉書陶潛傳嘗言夏月虛閒高臥北窻之下清風颯至自謂｜｜｜｜性不解音而蓄素琴一張絃徽不具每朋酒之會則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

素琴一張絃徽不具 見上

龍山落帽 晉書孟嘉傳後為征西桓溫參軍溫甚重之九月九日溫宴龍山寮佐畢集時佐吏並著戎服有風至吹嘉帽墮落嘉不之覺溫使左右勿言欲觀其舉止嘉良久如廁溫令取還之命孫盛作文嘲嘉著嘉坐處嘉還見即答之其文甚美四座嗟歎

亦復何用食為 宋書王惠傳兄鑒頗好聚斂廣營田業惠意甚不同謂鑒曰何用田為鑒怒曰無田何由得食惠又曰｜｜｜｜｜其標寄如此

有人與馬成三無人與馬成二 宋書沈慶之傳慶之每朝賀嘗乘猪鼻無幰車左右從者不過三五人騎馬履行園田政一人視馬

而已每農桑遽月或時無人遇之者不知三公也及加三望車謂人曰我每遊履田園｜｜時｜｜｜｜｜則｜｜｜｜今乘此車安所之乎及賜几杖並固讓

著定命論 宋書顧覬之傳覬之嘗謂秉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唯應恭已守道信天任運而闇者不達妄生僥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以其意命弟子愿｜｜｜｜｜

故人齎酒具門生舉籃輿 宋書陶潛傳潛嘗往廬山宏令潛｜｜龐通之｜｜｜於半道栗里要之潛有脚疾使一｜｜二兒｜｜｜既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宏至亦無忤也先是顏延之為劉柳後軍功曹在尋陽與潛情款後為始安郡經過日日造潛每往必酣飲致醉臨去留二萬錢與潛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嘗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坐久值宏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後歸按宏江州刺史王宏

留二萬錢悉送酒家 見上

一生不解作諾 齊書張緒傳緒忘情

榮禄朝野皆貴其風嘗與客閑言|||||||**作洛生詠**齊書張融傳融為封谿令廣越嶂嶮獠賊執融將殺食之融神色不動方|||||賊異之而不害也**凌雲一笑**齊書張融傳建武四年病卒年五十四遺令建白旌無旒不設祭令人捉麈尾登屋復魂曰吾生平所善自當||||三千買棺無製新衾左手執孝經老子右手執小品法華經妾二人哀事畢各遣還家又曰以吾平生之風調何至使婦人行哭失聲不須暫停閨閤**左手執孝經老子右手執小品法華經**見上**以此當兩部鼓吹**齊書孔稚珪傳稚珪風韻清疎好文詠飲酒七八斗與外兄張融情趣相得又與瑯琊王思遠廬江何點點弟胤並款交不樂世務居宅盛營山水憑几獨酌傍無雜事門庭之内草萊不翦中有蛙鳴或問之曰欲為陳蕃乎稚珪笑曰我||||||何必期效仲舉**一身之**

外亦復何須 齊書裴昭明傳昭明歷郡皆有勤績嘗謂人曰人生何事須聚蓄｜｜｜｜｜｜子孫若不才我聚彼散若能自立則不如一經故終身不治產業

雖慚柳季之道豈因訟以受服 梁書裴子野傳除右軍安成王參軍俄遷兼廷尉正時三官通署獄牒子野嘗不在同僚輒署其名奏有不允子野從坐免職或勸言諸有司可得無咎子野笑而答曰｜｜｜｜｜｜｜｜｜｜自此免黜久之終無恨意

停車褰幔與三騶對飲 梁書謝幾卿傳性通脫會意便行不拘朝憲嘗預樂遊苑宴不得醉而還因詣道邊酒壚｜｜｜｜｜車前｜｜｜｜時觀者如堵幾卿處之自若

執鐸挽歌不屑物議 梁書謝幾卿傳肆情誕縱或乘露車歷遊郊野醉則｜｜｜｜｜｜

｜｜通隱 梁書何點傳何點雖不入城府而遨遊人世不簪不帶或駕柴車躡草屩恣心所適致醉而歸

士大夫多慕從之

寧當玉碎 南史王僧達傳立宅於吳多役功力坐免官後孝武時人號為|||獨台見傲然了不陳遜唯張目而視及出帝歎曰王僧達非狂如何乃戴面向天子後顏師伯詰之僧達慨然曰大丈夫||||安可以沒沒求活師伯不答逡巡便退

少無宦情 魏書崔孝演傳孝演字則伯出繼伯父性通率美鬚髯姿貌魁傑||||沈浮鄉里

柳瑱 魏書柳遠傳遠字季雲性粗疎無拘檢時人或謂之||||好彈琴耽酒時有文詠為肅宗挽郎出帝初除儀同開府參軍事放情琴酒之間每出返家人或問有何消息答云無所聞縱聞亦不解

聞亦不解 見上

家事大小了不關心 北齊書李元忠傳元忠雖居要任初不以物務干懷唯以聲酒自娛大率嘗醉|||||||園庭之內羅種果藥親朋尋詣必留連宴賞每挾彈攜壺遨遊里閈遇會飲酌蕭然自得

撫琴如舊 周書

韋夐傳夐子瓘行隨州刺史因疾物故孝寛子總復於并州戰歿一日之中凶問俱至家人相對悲慟而夐神色自若謂之曰死生命也去來常事亦何足悲援琴撫之如舊

頽然而醉舊唐書長孫順德傳順德坐與李孝常交通除名歲餘太宗閲功臣圖見順德之像閔然憐之遣宇文士及視其所為見順德｜｜｜

論者以

若賢不藉多財舊唐書劉弘基傳弘基遺令給諸子奴婢各十五人良田五頃謂所親曰｜｜固｜｜｜不賢守此可以免饑凍餘財悉以散施

青山白雲人舊唐書傅奕傳奕｜常醉卧蹶然起曰吾其死矣因自為墓誌曰傅奕｜｜｜｜也因酒醉死嗚呼哀哉其縱達皆此類

避賢樂聖舊唐書李適之傳罷知政事守太子太保遽命親故歡會賦詩曰｜｜初罷相｜｜且銜盃為問門前客今朝幾個來

吾輩方柳宜城悉為拘俗之人舊唐書柳渾傳罷相

數日則命親族尋勝讌醉方歸陶陶然忘其黜免時李勉盧翰皆退罷居第相謂曰｜｜｜｜｜｜｜｜也｜｜醉吟先生舊唐書白居易傳效陶潛五柳先生作｜｜｜｜以自況文章曠達皆此類也

將有陳請不與妻謀舊唐書李日知傳初日知｜｜｜而｜｜｜｜歸家而使左右飭裝將出居別業妻驚曰家產屢空子弟名宦未立何為遽辭職也日知曰書生至此已過本分人情無厭若恣其心是非止足之日

一石止水舊唐書孔紹安傳孫若思累遷庫部郎中若思嘗謂人曰仕至郎中足矣至是持｜｜｜｜置於座右以示有止足之意

自唱自舞神氣豪邁舊唐書王翰傳少豪蕩不羈登進士第日以蒱酒為事并州長史張嘉貞奇其才禮接甚厚翰感之撰樂詞以敘情于席上｜｜｜｜｜｜｜｜

壙中賦詩對酌舊唐書司空圖傳圖預為壽藏終制故人來者引之｜｜

｜｜｜｜人或難色圖規之曰達人大觀幽顯一致非止暫遊此中公何不廣哉

休休亭

舊唐書司空圖傳圖有先人別墅在中條山之王官谷泉石林亭頗稱幽棲之趣自考槃高卧日與名僧高士游詠其中晚年為文尤事放達嘗擬白居易醉吟傳為｜｜｜記曰司空氏禎貽溪之休休亭本名濯纓亭為陝軍所焚天復癸亥歲復葺于壞垣之中乃更名曰休休休休也美也既休而具美存焉蓋量其才一宜休揣其分二宜休耄且聵三宜休又少而墮長而率老而迂是三者皆非濟時之用又宜休也尚慮多難不能自信既而晝寢遇二僧謂予曰吾嘗為汝師汝昔矯于道銳而不固為利慾之所拘幸悟而悔將復從我于是溪耳且汝雖退亦嘗為匪人之所嫉宜耐辱自警庶保其終始與靖節醉吟第其品級于千載之下復何求哉因為耐辱居士歌題于東北楹曰咄語休休休休休莫莫莫伎倆雖多性靈惡賴是長教閒處著休休休休莫莫莫一局棋一爐藥天

意時情可料度白日偏催快活人黄金難買堪騎鶴

若曰爾何能答云耐辱莫其詭激嘯傲多此類也

耐辱居士歌見上醉卧客懷中 舊唐書陽城傳陜虢觀察使李泌聞其名親詣其里訪之

與語甚悦泌為宰相薦為著作郎尋遷諫議大夫初未至京人皆想望風采曰陽城山人能自刻苦不樂名利

今為諫官必能以死奉職人咸畏憚之及至諸諫官紛紜言事細碎無不聞達天子益厭苦之而城方與二弟

及客日夜痛飲人莫能窺其際皆以虚名譏之有造城所居將問其所以者城望風知其意引之與坐輒強以

酒客辭城輒引自飲客不能已乃與城酬酢客或時先醉卧席上城或時先||||||不能聽客語約其二

弟云吾所得月俸汝可度吾家有幾口月食米當幾何買薪菜鹽凡用幾錢先具之其餘悉以送酒媪無留也

月俸送酒媪見上含笑入地 唐書温大雅傳改葬其祖卜人占其地曰弟則吉不利于

君若何大雅曰如子言我｜｜｜｜矣

能勤此無資於人 唐書李襲譽傳嘗謂子孫曰吾性不喜財遂至窶乏然負京有賜田十頃能耕之足以食河內千樹桑事之可以衣江都書力讀可進求官吾歿後｜｜｜｜矣

寂居化臺 唐書姚勗傳自作壽藏于萬安山南原崇塋之旁署兆曰｜｜穴壙曰復真堂中剟土為牀曰｜｜而刻石告後世

松菊主人 唐書韋表微傳表微授監察御史裏行不樂曰爵祿譬滋味也人皆欲之吾年五十拭鏡揃白冒遊少年間取二班一級不見其味也將為｜｜｜｜不媿陶淵明云

斗酒學士 唐書王績傳績待詔門下省故事官給酒日三升或問待詔何樂耶答曰良醞可戀耳侍中陳叔達聞之日給一斗時稱｜｜｜｜

談糟粕棄醇醪 唐書王績傳杜之松故人也為刺史請績講禮答曰吾不能揖讓邦君門｜｜｜｜｜也

無心子 唐書王績傳績

之仕以醉失職鄉人靳之託｜｜｜以見趣曰無心子居越越王不知其大人也拘之仕無喜色越國法曰穢行者不齒俄而無心子以穢行聞王黜之無慍色退而適茫蕩之野過動之邑而見機士機士撫髀曰嘻子賢者而以罪廢耶無心子不應機士曰願見教曰子聞蜚廉氏馬乎一者朱鬛白毳龍骼鳳臆驟馳如舞終日不釋轡而以熱死一者重頭昂尾駝頸貉膝踶齧善蹶棄諸野終年而肥夫鳳不憎山棲龍不羞泥蟠君子不苟潔以罹患不避穢而養精也其自處如此

被裘曳索 唐書朱桃椎傳桃椎澹泊絕俗｜｜｜｜人莫能測其為

四明狂客 唐書賀知章傳知章晚節誕放遨嬉里巷自號｜｜｜｜

請為道士還鄉里 唐書賀知章傳｜｜｜｜｜｜｜詔許之以宅為千秋觀而居又求周宮湖數頃為放生池有詔賜鏡湖剡川一曲既行帝賜詩皇太子百官餞送

太虛為室明月為燭 唐書張志和傳

陸羽嘗問孰為往來者對曰｜｜｜｜｜｜｜與四海諸公共處未嘗少別何有往來

未嘗少別何有往來見上

自號放翁宋史陸游傳范成大帥蜀游為參議官以文字交不拘禮法人議其頹放因｜｜｜｜

逢人輒呼貓宋史郭忠恕傳多遊岐雍京洛間縱酒跅弛｜｜無貴賤｜｜｜有佳山水即淹留浹旬不能去

具衣冠拜石呼石為兄宋史米芾傳知無為軍無為州治有巨石狀奇醜芾見大喜曰此足以當吾拜具衣冠拜之呼之為兄

人生如風燈石火不飲將何為遼史耶律和尚傳和尚雅有美行數以財恤親友人皆愛重然嗜酒不事事以故不獲柄用或以為言答曰吾非不知顧｜｜｜｜｜｜｜｜｜｜｜｜晚年沈湎尤甚人稱為酒仙云

酒仙見上

臨流聞雉作詩見志遼史蕭鐸盧斡傳屏居謝人事一日｜｜｜｜鳴三

復孔子時哉語｜古｜三章｜｜當時名士稱其高情雅韻不减古人

六鑿不相攘　遼史蕭蒲離不傳晚年謝絶人事卜居抹古山屏遠葷茹潛心佛書延有道者談論彌日人問所得何如但曰有深樂惟覺｜｜｜｜｜餘無知者一日易服無疾而逝

有酒見招不擇貴賤必往　金史李純甫傳中年度其道不行益縱酒自放無仕進意得官未成考旋即歸隱日與禪僧士子遊以文酒為事嘯歌袒裼出禮法外或飲數月不醒人｜｜｜｜｜｜｜｜｜往輒醉雖沈醉亦未嘗廢著書

以竿掛大布犢鼻幝于庭中　劉義慶世説阮仲容步兵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皆紗羅錦綺仲容｜｜｜｜｜｜｜｜｜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

拍浮酒池足了一生　劉義慶世説畢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中便｜｜｜｜｜

得七百斛秫米不了麴蘖事 劉義慶世說鴻臚卿孔羣好飲酒王丞相謂云卿何為恒飲酒不見酒家覆瓿布日月糜爛羣曰不爾不見糟肉乃更堪久羣嘗書與親舊今年田｜｜｜｜｜｜｜｜｜｜｜

三日僕射 劉義慶世說周伯仁風德雅重深遠危亂過江積年恒大飲酒嘗經三日不醒時人謂之｜｜｜｜

弄畢上車客主不交一言 劉義慶世說王子猷出都尚在渚下舊聞桓子野善吹笛而不相識遇桓于岸上過王在船中客有識之者云是桓子野王便令人與相聞云聞君善吹笛試為我一奏桓時已貴顯素聞王名即便回下車踞胡床為作三調｜｜便｜｜去｜｜｜｜

｜胸中壘塊故須酒澆 劉義慶世說王孝伯問王大阮籍何如司馬相如王大曰阮籍｜｜｜｜｜｜｜｜｜之

以手版拄頰 劉義慶世說王子猷作桓車騎參軍桓謂王曰卿在府久

比當相料理初不答直高視｜｜｜｜｜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

曬書 劉義慶世說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卧人問其故答曰我｜｜

偶鍛洛邑灌園山陽 劉峻世說注向秀别傳曰秀字子期河内人少為同郡山濤所知又與譙國嵇康東平呂安友善並有拔俗之韻其進止無不同而造事營生業亦不異常與嵇康｜｜｜于｜｜與呂安｜｜于｜｜不慮家之有無外物不足怫其心弱冠著儒道論棄而不錄好事者或存之

為洛市肆工鴝鵒舞 劉峻世說注語林謝鎮西酒後于槃案間｜｜｜｜｜｜甚佳

琴道酒德 趙璘因話錄兵部員外郎約汧公之子也以近屬宰相子而雅度玄機蕭蕭冲遠德行既優又有山林之致｜｜｜詩調皆高絶一生不近粉黛性喜接引人物不好俗譚晨起草裹頭對客戲

釀王兼麯部尚書 馮贄雲仙雜記汝陽王璡取雲夢石甃泛融便過一日

春渠以蓄酒作金銀鮑魚浮沉其中為酌酒具自稱｜｜｜｜｜｜

囚飲巢飲 沈括夢溪筆談

石曼卿喜豪飲與布衣劉潛為友嘗通判海州劉潛來訪之曼卿迎之於石闥堰與潛劇飲中夜酒欲竭顧船中有醋斗餘乃傾入酒中併飲之至明日酒醋俱盡每與客痛飲露髮跣足著械而坐謂之｜｜飲于木杪謂之｜｜以藁束之引首出飲復就束謂之鼈飲其狂縱大率如此

惟酥梨筍時復在念 范公稱過庭錄

邵伯恭侍郎守長安既去久之以書抵親識曰自去長安｜｜｜｜｜｜其他漫然不復記憶可謂風流矣

旦以朝服趨局暮則布裘步塵 葉夢得石林燕語

劉秘監几字伯壽嘗名至京師議大樂｜｜｜｜｜｜｜｜易｜｜徒｜市｜間或娼優所集處率以為常神宗亦不之責

質緼袍償酒債 胡珵蒼梧雜志

孫權叔濟嗜酒不治生產嘗欠人酒緡謂人曰尋常行處

欠人酒債欲｜此｜｜｜｜之｜｜尋常行處有本此

著綵衣立龍首 周密齊東野語永嘉甄雲卿字龍友競渡日｜｜｜｜｜｜自歌所作思遠樓前之詞旁若無人

隨房乞丐以足日膳 周密癸辛雜識韓熙載相江南後主即位頗疑北人有鴆死者熙載懼禍因肆情坦率不遵禮法破其家財售妓樂數百人荒淫為樂無所不至所受月俸至不能給遂敝衣破履作瞽者持絃琴俾門生舒雅執板挽之｜｜｜｜｜｜｜｜

歌姬院持鉢乞食 周密癸辛雜識唐裴休晚年亦披毳衲於｜｜｜｜｜｜｜不為俗情所染可以說法為人

局上劫亦甚急 林坤誠齋雜記阮蘭字茂弘為開封令縣側有劫賊外白甚急數阮方圍碁長嘯吏云劫急阮曰｜｜有｜｜｜｜

紅牙節曲 陸友仁研北雜志趙子固清放不羈好飲酒醉則以酒濡髮歌古樂府自執｜｜以｜｜其風流如此

勇毅

負石赴河 荀子｜｜｜而｜｜｜是行之難為者也而申徒狄能之

不避義死 荀子畏患而｜｜｜｜欲利而不為所非

心之不辱 呂氏春秋齊莊公之時有士曰賓卑聚夢有壯子白縞之冠丹績之裲東布之衣新素履墨劍室從而叱之唾其面惕然而寤徒夢也終夜坐不自快明日召其友而告之曰吾少好勇年六十而無所挫辱今夜辱吾將索其形期得之則可不得之將死之每朝與其友立乎衢三日不得却而自殁謂此當務則未也雖然其｜｜｜｜也有可以加乎

視龍猶蝘蜓 淮南子禹南省方濟于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乃熙笑而稱曰我受命于天竭力而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何足以滑和｜｜｜｜｜顏色不變龍乃弭耳掉尾而逃按呂氏春秋所載無視龍猶蝘蜓句錄入鱗類

悍人

戰國策秦王與中期爭論不勝秦王大怒中期徐行而去或與中期說秦王曰丨丨也中期適遇明君故也向者遇桀紂必殺之矣秦王因不罪注悍勇也勇者多近人

軍法行酒

史記齊悼惠王世家朱虛侯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高后燕飲高后令朱虛侯劉章為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丨丨丨丨高后曰可酒酣章進飲歌舞已而曰請為太后言耕田歌高后兒子畜之笑曰顧而父知田耳若生而為王子安知田乎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為我言田章曰深耕穊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呂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劔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法斬之太后左右皆大驚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因罷

請纓

漢書終軍傳南越與漢和親迺遣軍使南越說其王欲令入朝比內諸侯軍自丨願受長丨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軍遂往說越王越王聽許請舉國內屬天子大悅

王陽為孝

子王尊為忠臣

漢書王尊傳遷益州刺史先是琅琊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邛郲九折阪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後以病去及尊為刺史至其阪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邪吏對曰是尊叱其御曰驅之｜｜｜｜｜｜｜｜｜｜｜｜｜

如尊乃勇

漢書王尊傳尊朝王王復延請登堂尊謂王曰尊來為相人皆弔尊也以尊不容朝廷故見使相王耳天下皆言王勇顧但負貴安能勇｜｜｜｜耳王變色視尊意欲格殺之即好謂尊曰願觀相君佩刀尊舉掖顧謂傍侍郎前引佩刀視王王欲誣相拔刀向王耶王情得又雅聞尊高名大為尊屈酌酒具食相對極驩按王東平王

身當水衝

漢書王尊傳遷東郡太守久之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隄老弱奔走恐水大決為害尊躬率吏民投沈白馬祀水神河伯尊親執圭璧使巫策祝請以身填金隄因止宿廬居隄上吏民數千萬人爭叩頭救止尊尊終不肯去及水盛隄壞吏民皆奔

走惟一主簿泣在尊傍立不動而水波稍却迴還吏民嘉壯尊之勇節白馬三老朱英等奏其狀下有司考皆如言於是制詔御史東郡河水盛長毁壞金隄未決三尺百姓惶恐奔走太守丨丨丨丨履咫尺之難不避危殆以安衆心吏民復還就作水不為災朕甚嘉之秩尊中二千石加賜黄金二十斤

縣剝鼓都亭下

卿漢書何並傳初邛成太后外家王氏貴而侍中王林卿通輕俠傾京師後坐法免賓客愈盛歸長陵上冢因留飲連日並恐其犯法自造門上謁謂林卿曰冢間單外君宜以時歸林卿曰諾先是林卿殺婢婿埋冢舍並具知之以非己時又見其新免故不發舉欲無令留界中而已即且遣吏奉謁傳送林卿素驕慚於賓客並度其為變儲兵馬以待之林卿既去北度涇橋令騎奴還至寺門拔刀剝其建鼓並自從吏兵追林卿行數十里林卿迫窘迺令奴冠其冠被其襜褕自代乘車從童騎身變服從間徑馳去會日暮追及收縛冠奴奴曰我

非侍中奴耳並心自知已失林卿迺曰王君困自稱奴得脫死耶叱吏斷頭持還｜所｜｜置｜｜｜署曰故侍中王林卿坐殺人埋冢舍使奴剥寺門鼓吏民驚駭林卿因亡命衆庶讙譁以為實死成帝太后以邛成太后愛林卿故聞之涕泣為言哀帝哀帝問狀而善之遷並隴西太守

負王法不得不治

漢書何並傳是時潁川鍾元為尚書令領廷尉用事有權弟威為郡掾臧千金並為太守過辭鍾廷尉廷尉免冠為弟請一等之罪願早就髡鉗並曰罪在弟身與君律不在於太守元懼馳遣人呼弟陽翟輕俠趙季李款多畜賓客以氣力漁食閭里至姦人婦女持吏長短從橫郡中聞並且至皆亡去並下車求勇猛曉文法吏且十人使文吏治三人獄武吏往捕之各有所部勑曰三人非負太守迺｜｜｜｜｜｜鍾威所犯多在赦前驅使入函谷關勿令汙民間不入關迺收之趙李桀惡雖遠去當得其頭以謝百姓鍾威負其兄止雒陽吏格殺之

亦得趙李它郡持頭還並皆縣頭及其具獄於市

奪璽綬 後漢書張步傳王閎者王莽叔父平阿侯譚之子也哀帝時為中常侍時倖臣董賢為大司馬寵愛貴戚閎屢諫忤旨哀帝臨崩以璽綬付賢曰無妄以與人時國無嗣主內外恇懼閎白元后請｜之即帶劍至宣德後闥舉手叱賢曰宮車晏駕國嗣未立公受恩深重當俯伏號泣何事久持｜｜以待禍至耶賢知閎必死不敢拒之乃跪授璽綬閎馳上太后朝廷壯之

徐杖節就車而去 後漢書來歙傳帝謀西收囂兵與俱伐蜀復使歙喻旨囂將王元說囂多設疑故久尤豫不決歙素剛毅遂發憤質責囂曰國家以君知臧否曉廢興故以手書暢意足下推忠誠遣伯春委質是臣主之交信也今反欲用佞惑之言為族滅之計叛主負子違背忠信乎吉凶之決在于今日欲前刺囂囂起入部勒兵將殺歙歙｜｜｜｜｜｜按囂隗囂

投筆抽刀 後漢書來歙傳歙與蓋延

馬成進攻公孫述將王元環安於河池下辯陷之乘勝遂進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歙未殊馳召蓋延延見歙因伏悲哀不能仰視歙叱延曰虎牙何敢然今使者中刺客無以報國故呼巨卿欲相屬以軍事而反効兒女子涕泣乎刃雖在身不能勒兵斬公耶延收淚強起受所誡歙自書表曰臣夜人定後為何人所賊傷中臣要害臣不敢自惜誠恨奉職不稱以為朝廷羞夫理國以得賢為本大中大夫段襄骨鯁可任願陛下裁察又臣兄弟不肖終恐被罪陛下哀憐數賜教督||||而絕

趣索欲上

後漢書岑彭傳圍洛陽數月朱鮪等堅守不肯下帝以彭嘗為鮪校尉令往說之鮪在城上彭在城下相勞苦歡語如平生彭因曰彭往者得執鞭侍從蒙薦舉拔擢嘗思有以報恩今赤眉已得長安更始為三王所反皇帝受命平定燕趙盡有幽冀之地百姓歸心賢俊雲集親率大兵來攻洛陽天下之事逝其去矣公雖嬰城固守將何待乎鮪曰大司徒被害

時鮪與其謀又諫更始無遺蕭王北伐誠自知罪深彭還具言於帝帝曰夫建大事者不忌小怨鮪今若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彭復往告鮪鮪從城上下索曰必信可乘此上彭｜｜｜｜鮪見其誠即許降

掾自視孰與藺相如

後漢書朱暉傳驃騎將軍東平王蒼聞而辟之甚禮敬焉正月朔旦蒼當入賀故事少府給璧是時陰就為府卿貴驕吏傲不奉法蒼坐朝堂漏且盡而求璧不可得顧謂掾屬曰若之何暉望見少府主簿持璧即往紿之曰我數聞璧而未嘗見試請觀之主簿以授暉暉顧召令史奉之主簿大驚遽以白就就曰朱掾義士勿復求更以他璧朝蒼既罷召暉謂曰屬者｜｜｜｜｜｜｜｜帝聞壯之

有留死一尺無北行一寸

後漢書楊倫傳陽嘉二年徵拜大中大夫將軍梁商以為長史諫諍不合出補常山王傅病不之官詔書敕司隸催促發遣倫乃留河內朝歌以疾自上曰｜

｜｜｜｜｜｜｜｜｜刎頸不易九裂不恨匹夫所執强於三軍固敢有辭

割申屈璧 吳志孫峻

傳註吳書曰留贊字正明會稽長山人少為郡吏與黄巾賊帥吳桓戰手斬得桓贊一足被創遂屈不伸然性烈好讀兵書及三史每覽古良將戰攻之勢輒對書獨歎因呼諸近親謂曰今天下擾亂英雄並起歷觀前世富貴非有常人而我屈躄在閭巷之間存亡無以異今欲割引吾足幸不死而足伸幾復見用死則已矣親戚皆難之有間贊乃以刀自割其筋血流滂沱氣絶良久家人驚怖亦以既爾遂引伸其足足伸創愈以得蹉步凌統聞之請與相見甚奇之乃表薦贊遂被試用有戰功稍遷屯騎校尉

除三害 晉書周處傳

處少孤未弱冠膂力絶人好馳騁田獵不修細行縱情肆欲州曲患之處自知為人所惡乃慨然有改勵之志謂父老曰今時和歲豐何苦而不樂邪父老歎曰三害未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答曰南山白額猛獸長橋下蛟并

子為三矣處曰若此為患吾能除之父老曰子若除之則一郡之大慶非徒去害而已處乃入山射殺猛獸因投水搏蛟蛟或沉或浮行數十里而處與之俱經三日三夜人謂死皆相慶賀處果殺蛟而反聞鄉里相慶始知人患已之甚乃入吳尋二陸時機不在見雲具以情告曰欲自修而年已蹉跎恐將無及雲曰古人貴朝聞夕改君前途尚可且患志之不立何憂名之不彰處遂勵志好學有文思志存義烈言必忠信克己朞年州府交辟

常恐祖生先吾著鞭 晉書劉琨傳與范陽祖逖為友聞逖被用與親故書曰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

聞鷄起舞 晉書祖逖傳與司空劉琨俱為司州主簿情好綢繆共被同寢中夜｜荒｜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

中流擊楫 晉書祖逖傳以逖為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匹不給鎧仗使自招募仍將本流徙部曲百餘家渡江｜｜｜｜而誓曰祖逖不

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辭色壯烈衆皆慨歎

龍淵太阿汝知我者 齊書高帝紀前

湘州刺史王蘊太后兄子少有膽力以父楷名宦不達欲以將途自奮每撫刀曰｜｜｜｜｜｜｜｜叔父景文誡之曰阿答汝滅吾門戶蘊曰答與童烏貴賤覺異童烏景文子絢小字答蘊小字也

百口一擲出手得盧 齊書張瓌傳昇明元年劉秉有異圖弟遐為吳郡潛相影響因沈攸之事起聚衆三千人治攻具太祖密遣殿中將軍卞白龍令瓌取遐諸張世有豪氣瓌宅中嘗有父時舊部曲數百遐召瓌瓌偽受旨與叔恕領兵十八人入郡與防郡隊主彊弩將軍郭羅雲進中齋取遐遐踰窻而走瓌部曲顧憲子手斬之郡內莫敢動者獻捷太祖以告領軍張沖沖曰瓌以｜｜｜｜｜｜｜｜矣

幾中吾脚 梁書楊公則傳大軍至新林公則自越城移屯領軍府壘北樓與南掖門相對嘗登樓望戰城中遙見麾蓋縱神鋒弩射

之矢貫胡床左右皆失色公則曰｜｜｜｜談笑如初

取繖扇麾幢樹之堤下 梁書韋叡傳魏人乘勝至叡堤下其勢甚盛軍監潘靈祐勸叡退還巢湖諸將又請走保三叉叡怒曰寧有此耶將軍死綏有前無卻因令｜｜｜｜｜｜｜｜｜示無動志

一門擬朱一門擬白 梁書胡僧祐傳大寶二年侯景寇荊陜圍王僧辯於巴陵世祖乃引僧祐於獄拜為假節武猛將軍封新市縣侯令赴援僧祐將發謂其子曰汝可開兩門｜｜｜｜｜｜｜吉則由朱門凶則由白門吾不捷不歸也世祖聞而壯之

蒙楯而前 南史司馬申傳王僧辯之討陸納也於時賊衆奄至左右披靡申躬蔽僧辯｜｜｜｜會裴之橫救至賊乃退僧辯顧而笑曰仁者必有勇豈虛言哉

握蛇騎虎不覺艱難 魏書彭城王勰傳世宗即位勰跪授高祖遺勑數紙咸陽王禧疑勰為變停在魯陽郡外久之乃入謂勰

曰汝非但辛勤亦危險至極勰恨之對曰凡識高年長故知有吏險彥和|||||||禧曰汝恨吾後至耳

捽樹頭掣下床

魏書古弼傳上谷民上書言苑囿過度民無田業乞減大半以賜貧人弼覽見之入欲陳奏遇世祖與給事中劉樹碁志不聽事弼侍坐良久不獲申聞乃起於世祖前||||||以手捽其耳以拳毆其背曰朝廷不治實爾之罪世祖失容放碁曰不聽奏事實在朕躬樹何罪置之弼具狀以聞世祖奇弼公直皆可其所奏以丐百姓弼曰為臣而逞其志於君前者非無罪也乃詣公車免冠徒跣自劾請罪世祖遣使者召之及至世祖曰卿其冠履吾聞築社之役蹇蹙而築之端冕而事之神與之福然則卿有何罪自今以後苟利社稷益國便民者雖復顛沛造次卿則為之無所顧也

今日之事所不敢辭

魏書于烈傳世宗以禧等專擅潛謀廢之會二年正月初祭三公並致齋於廟世宗夜召烈子忠謂

曰卿父忠允貞固社稷之臣明可早入當有處分忠奉詔而出質明烈至世宗詔曰諸父慢怠漸不可任今欲使卿以兵名之卿其行乎烈對曰老臣歷奉累朝頗以幹勇賜職｜｜｜｜｜｜｜｜乃將直閤已下六十餘人宣旨召咸陽王禧彭城王勰北海王詳衛送至于帝前諸公各稽首歸政以烈為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領軍進爵為侯增邑三百户并前五百户**不銜膽自厲何**自是長直禁中機密大事皆所參焉

以繼承先業魏書宋繇傳繇少而有志尚喟然謂妹夫張彦曰門户傾覆負荷在繇｜｜｜｜｜｜｜｜｜遂隨彦至酒泉追師就學閉室誦書晝夜不倦博通經史諸子羣言靡不覽綜**丈夫今日何為不決**魏書奚康生傳康生從駕征鍾離駕旋濟淮五將未渡蕭鸞遣將率衆據渚邀斷津路高祖勑曰能破中渚賊者以為直閤將軍康生時為軍主謂友人曰如其尅也得暢名績脫若不捷命也在

天｜｜｜｜｜｜｜｜遂使應募縛筏積柴因風放火燒其船艦依烟直進飛刀亂斫投河溺死者甚衆乃假康生直閤將軍

伐栢

北齊書魏蘭根傳蘭根丁憂居喪有孝稱將葬常山郡境先有董卓祠祠有栢樹蘭根以卓凶逆無道不應遺祠至今乃｜｜以為梆材人或勸之不伐蘭根盡取之了無疑懼

老羆當道卧貆子安得過

周書王羆傳沙苑之役齊神武士馬甚盛太祖以華州衝要遣使勞羆令加守備羆語使人曰｜｜｜｜｜｜｜｜｜太祖聞而壯之及齊神武至城下謂羆曰何不早降羆乃大呼曰此城是王羆家生死在此欲死者來齊神武遂不敢攻

壯士除賊不得不爾

周書耿豪傳豪從太祖戰于邙山豪謂所部曰大丈夫見賊須右手拔刀左手把矟直刺直斫慎莫皺眉畏死遂大呼獨入敵人鋒刃亂下當時咸謂豪殁俄然奮刀而還戰數合當豪前者死傷相繼又謂左右曰吾豈樂殺人但｜

｜｜｜｜｜｜卜若不能殺賊又不為人所傷何異逐坐人也太祖嘉之

肉非黃羊必不畏喫血非野馬必不畏刺

舊唐書張說傳時并州大同横野等軍有九姓同羅拔曳固等部落皆懷震懼說率輕騎二十人持旌節直詣其部落宿於帳下召酋帥以慰撫之副使李憲以為夷虜難信不宜輕涉不測馳狀以諫說報書曰吾｜｜｜｜｜｜｜｜｜｜｜｜｜｜｜士見危致命是吾效死之秋也於是九姓感義其心乃安

是何縣尉

舊唐書劉仁軌傳除陳倉尉部人有折衝都尉魯寧者恃其高班豪縱無禮歷政莫能禁止仁軌特加誡諭期不可再犯寧又暴横尤甚竟杖殺之州司以聞太宗怒曰｜｜｜｜輒殺吾折衝遽追入與語奇其剛正授樂陽丞

發言陳事毅然不可奪

唐書李綱傳每聽政必詔綱與房喬及王珪侍坐嘗言曰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古人為難綱以為易故｜｜｜

｜｜｜一市皆驚五代史周本紀威嘗遊於市市有屠者常以勇服其市人威醉呼屠者使進几割肉割不如法叱之屠者披其腹示之曰爾勇者能殺我乎威即取刀刺殺之｜｜｜威頗自如

平生身中矢鏃百餘五代史唐臣傳符存審臨終戒其子曰吾少提一劍去鄉里四十年間取將相然屢鋒冒刃出死入生而得至此也因出其｜｜｜所｜｜｜｜｜而示之曰爾其勉哉

震雷破柱了無怖色宋史查道傳母卒絕意名宦遊五臺將落髮為僧一夕｜｜｜｜道坐其下｜｜｜｜寺僧異之咸勸以仕

以笏擊蛇宋史孔道輔傳為寧州軍事推官數與州將爭事有蛇出天慶觀真武殿中一郡以為神州將帥官屬往奠拜之欲上其事道輔徑前｜｜｜｜｜碎其首觀者初驚後莫不歎服

拔刀遮門宋史張揆傳父蘊咸平初監淄州兵契丹入寇遊騎至淄青間州人將棄城蘊｜｜

丨止於丨力治守備遊騎為之卻去**以片紙署字治瘧疾**金史張元素傳元素厚而剛毅人畏憚之往往丨丨丨丨丨其上丨丨丨丨輒愈人皆異之**策孤騎由間道以往**金史粘葛奴申傳天興初倅開封府以嚴幹稱其年五月擢為陳州防禦使時兵戈搶攘道路不通奴申受命毅然丨丨丨丨丨丨丨陳自兵興軍民皆避遷他郡奴申為之擇官吏明號令完城郭立廬舍實倉廩備器械未幾聚流亡數十萬口米一斛直白金四兩市肆喧鬨如汴之闤闠京城危困之民望而歸者不絕遂指以為東南生路**意所背鄉屹若泰山**元史張起巖傳臨政決議丨丨丨丨丨丨丨不可回奪丨**冬抱氷夏握火**吳越春秋越王念復吳讎非一旦也苦身勞心夜以接日目臥則攻之以蓼足寒則漬之以水丨常丨丨丨還丨丨愁心苦志懸膽於戶出入嘗之不絕於口中夜潛泣泣而復嘯**拔劍入**

水蛟繞其足揮劍斬蛟流血丹水 酈道元水經注城北枕沔水水中常苦蛟害襄陽太守鄧遐負其氣果｜｜｜｜｜｜｜｜遐｜｜｜｜｜｜｜｜自後患除無復蛟難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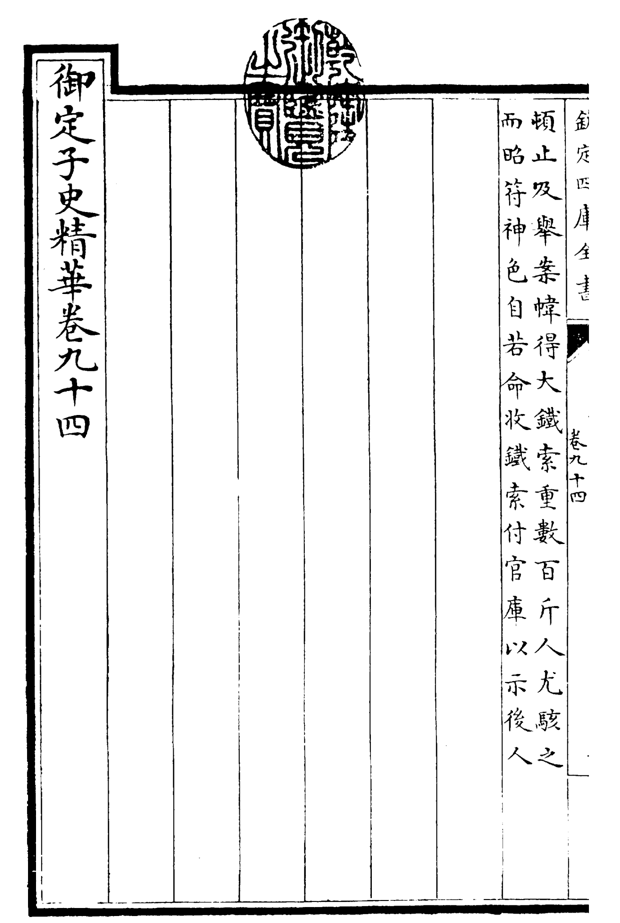
斬蛟毀璧 酈道元水經注昔澹臺子羽齎千金之璧渡河陽侯波起兩蛟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劫操劍｜｜蛟死波休乃投璧于河三投而輒躍出乃｜｜而去示無悋意

眥裂血出濺虎

虎不敢動 酈道元水經注列士傳曰秦昭王會魏王魏王不行使朱亥奉璧一雙秦王大怒置朱亥虎圈中亥瞋目視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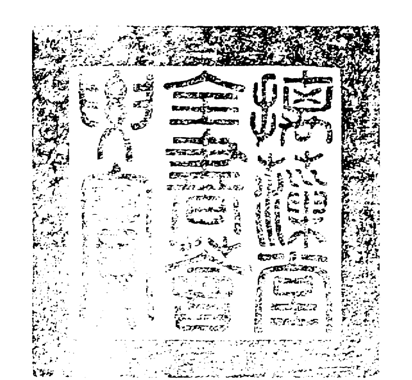
射龍 酈道元水經注沂水又西流昔韓雉｜｜於斯水之上尸子曰韓雉見申羊於魯有龍飲于沂韓雉曰吾聞也出見虎搏之見龍射之今弗射是不得行吾聞也遂射之

叱雷霆 馬令南唐書歸明傳陸昭符一日坐郡廳忽遇雷霆繞庭官吏震懾昭符撫案｜之｜｜



頓止及舉案幃得大鐵索重數百斤人尤駭之而昭符神色自若命收鐵索付官庫以示後人

御定子史精華卷九十四



總校官庶吉士　臣　侍　朝

校對官編修　臣　閔惇大

謄録監生　臣　高毓英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九十五 九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劉源溥

御定子史精華卷九十五

品行部九

任俠

難足以先後（管子問兵官之吏國之豪士其丨丨丨丨丨者幾何人）

懷劍踐壇

管子桓公伐魯魯不敢戰去國五十里而為之關魯請比於關內以從於齊齊亦毋復侵魯桓公許諾魯人請盟曰魯小國也固不帶劍今而帶劍是交兵聞於諸侯君不如已請去兵桓公曰諾乃令從者毋以兵管仲曰不可諸侯加忌於君君如是以退可君果弱魯君諸侯又加貪於君後有事小國彌堅大國設備非齊國之利

也桓公不聽管仲又諫曰君必不去魯胡不用兵曹劌之為人也堅強以忌不可以約取也桓公不聽果與之遇莊公自懷劍曹劌亦||||莊公抽劍其懷曰魯之境去國五十里亦無不死而已左揕桓公右自承曰均之死也戮死於君前管仲走君曹劌抽劍當兩階之間曰二君將改圖無有進者管仲曰君與地以汶為境桓公許諾以汶為境而歸

北郭騷

晏子齊有||||者結罘罔捆蒲葦織屨履以養其母猶不足踵門見晏子曰竊說先生之義願乞所以養母者晏子使人分倉粟府金而遺之辭金受粟有間晏子見疑於景公出奔過北郭騷之門而辭北郭騷沐浴而見晏子曰夫子將焉適晏子曰見疑於齊君將出奔北郭騷曰夫子勉之矣晏子上車太息而歎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不知士甚矣晏子行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吾說晏子之義而嘗乞所以養母者吾聞之養其親者身伉其難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死白之著衣冠令其友操劍

奉而從造於君庭求復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今去齊國齊必侵矣方見國之必侵不若死請以頭託白晏子也因謂其友曰盛吾頭於笥中奉以退託而自刎其友因奉託而謂復者曰此北郭子為國故死吾將為北郭子死又退而自刎景公聞之大駭乘驛而自追晏子及之國郊請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聞北郭子之以死白己也太息而歎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愈不知士甚矣

善養私名 列子范氏有子曰子華｜｜｜｜舉國服之注遊俠之徒也

士患不勇奚患不能 呂氏春秋吳王欲殺王子慶忌而莫之能殺吳王患之要離曰臣能之吳王曰汝惡能乎吾嘗以六馬逐之江上矣而不能及射之矢左右滿把而不能中今汝拔劍則不能舉臂上車則不能登軾汝惡能要離曰｜｜｜｜耳｜｜而｜｜王誠能助臣請必能吳王曰諾明旦加要離罪馬摯執妻子焚之而揚其灰要離走往見王子慶忌於衛王子慶忌喜曰吳

王之無道也子之所見也諸侯之所知也今子得免而去之亦善矣要離與王子慶忌居有間謂王子慶忌曰吳之無道也愈甚請與王子往奪之國王子慶忌曰善乃與要離俱涉於江中江拔劍以刺王子王子慶忌捽之投之於江浮則又取而投之如此者三其卒曰汝天下之國士也幸汝以成而名要離得不死歸於吳吳王大說請與分國要離曰不可臣請必死吳王止之要離曰夫殺妻子焚之而揚其灰以便事也臣以為不仁夫為故主殺新主臣以為不義夫捽而浮乎江三入而出特王子慶忌為之賜而不殺耳臣已為辱矣夫不仁不義又且已辱不可以生吳王不能止果伏劍而死

不可淩

呂氏春秋孟嘗君為從公孫宏謂孟嘗君曰君不若使人西觀秦王意者秦王帝王之主也君恐不得為臣何暇從以難之意者秦王不肖主也君從以難之未晚也孟嘗君曰善願因請公往矣公孫宏敬諾以車十乘之秦秦昭王聞之而欲醜之以辭以觀

公孫宏公孫宏見昭王昭王曰薛之地小大幾何公孫宏對曰百里昭王笑曰寡人之國地數千里猶未敢以有難也今孟嘗君之地方百里而因欲以難寡人猶可乎公孫宏對曰孟嘗君好士大王不好士昭王曰孟嘗君之好士何如公孫宏對曰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得意則慙為人君不得意則不肖為人臣如此者三人能治可為管商之師說義聽行其能致主霸王如此者五人萬乘之嚴主辱其使者退而自刎也必以其血汙其衣有如臣者七人昭王笑而謝焉曰客胡為若此寡人善孟嘗君欲客之必謹諭寡人之意也公孫宏敬諾公孫宏可謂不侵矣昭王大王也孟嘗君千乘也立千乘之義而|||可謂士矣

為知己者用

戰國策韓傀相韓嚴遂重於君二人相害也嚴遂政議直指舉韓傀之過韓傀以之叱之於朝嚴遂拔劍趍之以救解於是嚴遂懼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韓傀者至齊齊人或言軹深井里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

屠者之間嚴遂陰交於聶政以意厚之聶政問之曰子欲安用吾乎嚴遂曰吾得為役之日淺事今薄奚敢有請於是嚴遂乃具酒自觴聶政母前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為聶政母壽聶政驚愈怪其厚固謝嚴仲子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為狗屠可旦夕得甘脆以養親親供養備義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為聶政語曰臣有仇而行遊諸侯衆矣然至齊聞足下義甚高故直進百金者特以為夫人麤糲之費以交足下之歡豈敢以有求耶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幸以養老母老母在前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然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既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者至淺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舉百金為親壽我雖不受然是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憤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

政獨安可嘿然而止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親不幸而死仲子所欲報仇者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韓傀傀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使人刺之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具車騎壯士以為羽翼政曰韓與衛相去中間不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則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則韓舉國而與仲子為仇也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辭獨行仗劍至韓韓適有東孟之會韓王及相皆在焉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聶政直入階刺殺韓傀韓傀走而抱列侯聶政刺之兼中列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抉眼屠腸遂以死

老母在前身未敢許人 見上

自殺激荊軻 戰國策鞠武曰燕有田光先生者其智深而慮沉可與之謀也太子

曰願因太傅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光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跪而逢迎却行為道跪而拂席田先生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也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乏國事也所善荆軻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交荆軻可乎田光曰敬諾即起趨出太子送之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僂行見荆軻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光聞長者為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約光曰所言者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是太子疑光也夫為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士也欲｜｜以｜｜｜曰願足下急過太

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遂自刎而死

江上漁父 史記伍子胥傳到昭關昭關欲執之伍胥遂與勝獨身步走幾不得脫追者在後至江｜｜有一｜｜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其劍曰此劍直百金以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爵執珪豈徒百金劍邪不受

北鄉自剄以送公子 史記信陵君傳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即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邪何泣也公子曰晉鄙嚄唶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以泣耳豈畏死哉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為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

日｜｜｜｜｜｜｜｜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

椎殺晉鄙見上

漆身吞炭史記刺客傳豫讓又｜｜為厲｜｜為啞

魂魄不愧史記刺客傳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為報仇而死以報智伯則吾｜｜｜｜矣

旁若無人史記刺客傳荆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者荆軻雖游於酒人乎然其為人沉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

游於酒人見上

朱家大俠史記季布傳朱家廼乘軺車之洛陽見汝陰侯滕公滕公留朱家飲數日因謂滕公曰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滕公曰布數為項羽窘上上怨之故

必欲得之朱家曰君視季布何如人也曰賢者也朱家曰臣各為其主用季布為項籍用職耳項氏臣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獨以己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而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即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王之墓也君何不從容為上言邪汝陰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季布匿其所廼許曰諾待間果言如朱家指上乃赦季布當是時諸公皆多季布能摧剛為柔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

氣蓋關中

史記季布傳季布弟季心——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為任俠方數千里士皆爭為之死嘗殺人亡之吳從袁絲匿長事袁絲弟畜灌夫籍福之屬嘗為中司馬中尉郅都不敢不加禮少年多時時竊籍其名以行當是時季心以勇布以諾著聞關中

少年竊籍其名以行

見上

心勇布諾

見上

燕齊之間皆為立社

史記欒布傳孝文時為燕相至將軍布廼

稱曰窮困不能辱身下志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
也於是嘗有德者厚報之有怨者必以法滅之吳軍反
時以軍功封俞侯復為燕相｜｜｜｜｜｜欒布｜｜號曰欒公社**不以親為解不以存亡為辭**史記袁盎傳袁盎病免居家與閭里浮沉相隨
行鬬雞走狗雒陽劇孟嘗過袁盎盎善待之安
陵富人有謂盎曰吾聞劇孟博徒將軍何自通之盎曰
劇孟雖博徒然母死客送葬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
且緩急人所有夫一旦有急叩門｜｜｜｜｜｜｜｜
｜｜｜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耳今公常從數騎一
旦有緩急寧足恃乎罵富人
弗與通諸公聞之皆多袁盎**聲聞梁楚閒**史記鄭當時傳孝文時鄭
莊以任俠自喜脫張羽於戹｜｜｜｜孝景時為太
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嘗置驛馬長安諸郊存諸故人請
謝賓客夜以繼日至
其明旦常恐不徧**置驛馬長安諸郊**上見**古布衣之俠**

史記游俠傳序｜｜｜｜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為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

藏活豪士以百數 史記游俠傳魯朱家者與高祖同時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歆其德諸所嘗施惟恐見之振人不贍先從貧賤始家無餘財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過軥牛專趨人之急甚己之私既陰脫季布將軍之阨及布尊貴終身不見也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焉

若得一敵國 史記游俠傳周人以商賈為資而劇孟以任俠顯諸侯吳楚反時條侯為太尉乘傳車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無能為已矣天下騷動宰相得

之｜｜｜｜｜云

以軀借交報仇

史記游俠傳解為人短小精悍不飲酒少時陰賊慨不快意身所殺甚衆｜｜｜｜｜｜藏命作姦剽攻不休及鑄錢掘塚固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為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為俠益甚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著於心卒發於睚眦如故云按解郭解

城西萬子夏

漢書游俠傳萬章長安人也長安熾盛街閭各有豪俠章在城西柳市號曰｜｜｜｜｜

馬革裹尸

後漢書馬援傳初援軍還將至故人多迎勞之平陵人孟冀名有計謀於坐賀援援謂之曰吾望子有善言反同衆人邪昔伏波將軍路博德開置七郡裁封數百戶今我微勞猥饗大縣功薄賞厚何以能長久乎先生奚用相濟冀曰愚不及援曰方今匈奴烏桓尚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還葬耳何能臥牀上在兒女子手中邪冀曰諒為烈士當如此

矣

爾曹若健遠相避後漢書趙憙傳少有節操從兄為人所殺無子憙年十五常思報之乃挾兵結客後遂往復仇而仇家皆疾病無相距者憙以因疾報殺非仁者心且釋之而去顧謂仇曰｜｜｜｜｜｜｜也仇皆臥自搏後病愈悉自縛詣憙憙不與相見後竟殺之

子在吾憂而不手後漢書郅惲傳惲恥以軍功取位遂辭歸鄉里縣令卑身崇禮請以為門

子亡吾手而不憂下掾惲友人董子張者父先為鄉人所害及子張病將終惲往候之子張垂歿視惲歔欷不能言惲曰吾知子不悲天命而痛仇不復也｜｜｜｜｜｜｜｜｜｜｜也子張但目擊而已惲即起將客遮仇人取其頭以示子張子張見而氣絕惲因而詣縣以狀自首令應之遲惲曰為友報仇吏之私也奉法不阿君之義也虧君以生非臣節也趨出就獄令跣而追惲不及遂自至獄令拔刀自向以要惲曰子不從吾出敢以死明心

惲得此乃出士窮相歸要當以死任之後漢書馮魴傳是時湖陽大姓虞都尉反
城稱兵先與同縣申屠季有仇而殺其兄謀滅季族季
亡歸魴魴將季欲還其營道逢都尉從弟長卿來欲執
季魴叱長卿曰我與季雖無素故｜｜｜
｜｜｜｜｜｜卿為何言遂與俱歸關東大豪戴子高後漢書戴良傳戴良字叔鸞汝南慎陽人也曾祖父遵字子高平帝時為侍御史王莽簒位稱病歸
鄉里家富好給施尚俠氣食客常三四
百人時人為之語曰｜｜｜｜｜｜東西市相斫魏志閻溫傳注楊阿若後名豐字伯陽酒泉人少游俠常以
報仇解怨為事故時人為之號曰｜市相斫楊阿若｜
｜｜｜楊阿若懷刀截章吳志太史慈傳少好學仕郡奏曹史會郡與州有隙曲直未分以先聞者
為善時州章已去郡守恐後之求可使者慈年廿一以
選行晨夜取道到洛陽詣公車門見州吏始欲求通慈

問曰君欲通章耶吏曰然問章安在曰車上慈曰章題署得毋誤耶取來視之吏殊不知其東萊人也因為取章慈已先｜｜便｜敗之吏踴躍大呼言人壞我｜慈將至車間與語曰向使君不以章相與吾亦無因得敗之是為吉凶禍福等耳吾不獨受此罪豈若嘿然俱出去可以存易亡無事俱就刑辟吏言君為郡敗吾章已得如意欲復亡為慈答曰初受郡遣但來視章通與未耳吾用意太過乃相敗章今還亦恐以此見譴怒故俱欲去耳吏然其言即日俱去慈既與出城因遁還通郡章州家聞之更遣吏通章有司以格章之故不復見理州受其短由是知名

標賣田地以賑窮結士 吳志魯肅傳家富於財性好施與爾時天下已亂肅不治家事大散財貨｜｜｜｜｜｜｜｜弊｜｜為務甚得鄉邑歡心

民聞鈴聲即知是寧 吳志甘寧傳少有氣力好遊俠台輕薄少年為之渠帥羣聚相隨挾持弓弩負毦帶鈴｜｜｜｜

丨丨大丈夫富貴必作百幅被 梁書裴之橫傳少好賓遊重氣俠不事產業之高以其縱誕乃為狹被蔬食以激厲之之橫歎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遂與僮僕數百人於芍陂大營田墅遂致殷積破武陵王於硤口還除吳興太守乃作百幅被以成其初志按之高之橫兄

交結英雄不事生產 魏書高樹生傳樹生性通達重節義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有識者並宗奇之

寄膽氣於此人 魏書崔秉傳秉少有志氣太和中為中書學生拜奉朝請轉徐州安東府錄事參軍陽平王顯之為定州秉復為衞軍府錄事參軍帶毋極令時甄琛為長史因公事言競之間秉以拳擊琛墜於牀下琛以本縣長笑而不論其豪率若此彭城王勰征壽春秉從行招致壯俠以為部卒勰目之謂左右曰吾當丨丨丨丨丨丨

急難歸命便能容匿 魏書李業興傳性豪俠重意氣人有丨丨委之丨丨

｜｜｜｜與其好合傾身無吝若有相乖忤便即疵毀乃至聲色加以謗罵男兒當自取富貴誰能端坐讀書作老博士北齊書高昂傳其父為求嚴師令加捶撻昂不遵師訓專事馳騁每言｜｜｜橫行天下｜｜｜｜｜｜｜｜｜｜｜｜｜｜｜｜也若逢賊但道李元忠遣送北齊書李元忠傳孝明時盜賊蜂起清河有五百人西戍還經南趙郡以路梗共投元忠奉絹千匹元忠唯受一匹殺五羊以食之遣奴為導曰｜｜｜｜｜｜｜｜｜奴如其言賊皆捨避蘧篨上作獠儛隋書劉昶女傳劉昶女者河南長孫氏之婦也昶在周尚公主官至柱國彭國公數為將帥位望隆顯與高祖有舊及受禪甚親任歷左武衛大將軍慶州總管其子居士為太子千牛備身聚徒任俠不遵法度數得罪上以昶故每輒原之居士轉恣每大言曰男兒要當辮頭反縛｜｜｜｜｜取公卿子弟

將力雄健者輒將至家以車輪括其頸而捧之殆死能不屈者稱為壯士釋而與交黨與三百人其趫捷者號為餓鶻隊武力者號為蓬轉隊每韝鷹紲犬連騎道中毆擊路人多所侵奪長安市里無貴賤見之者皆辟易至於公卿妃主莫敢與校者其女則居士之姊也每垂泣誨之殷勤懇惻居士不改

餓鶻隊 見上

蓬轉隊 見上

輟耕牛給喪事 舊唐書竇建德傳少時頗以然諾為事嘗有鄉人喪親家貧無以葬時建德耕於田中聞而歎息遽｜｜｜往｜｜｜由是大為鄉黨所稱

持首祭墓 舊唐書高季輔傳季輔少好學兼習武藝居母喪以孝聞兄元道仕隋為汲令武德初縣人翻城從賊元道被害季輔率其黨出鬬竟擒殺其兄者斬之｜｜以｜｜甚為士友所稱由是羣盜多歸附之

安能矻矻為一儒 舊唐書馬燧傳燧少時嘗與諸兄讀書乃輟卷歎曰天下將有事矣丈夫當建功於代以濟四海｜

丨丨丨丨丨丨哉

沈表舊唐書姚南仲傳代李復為鄭滑節度使監軍薛盈珍恃勢奪軍政南仲數為盈珍讒毀德宗頗疑之十六年盈珍遣小使程務盈馳驛奉表誣奏南仲陰事南仲裨將曹文洽亦入奏事京師伺知盈珍表中語文洽私懷憤怒遂晨夜兼道追務盈至長樂驛及之與同舍宿中夜殺務盈丨盈珍丨於廁中乃自殺日旰驛吏開門見血流塗地旁得文洽二緘一告於南仲一表理南仲之寃且陳首殺務盈上聞其事頗駭異之

資費弗計唐書劉黑闥傳嗜酒喜蒱博不治產亡賴父兄患苦之與竇建德少相友建德每丨其丨黑闥所得輒盡建德亦丨之丨

不貲名氏唐書郭元振傳少有大志十六與薛稷趙彦昭同為太學生家嘗送資錢四十萬會有縗服者叩門自言五世未葬願假以治喪元振舉與之無少吝一丨丨丨丨稷等歎駭

軍門截耳五代史雜傳劉處讓少為張萬進親吏萬進叛梁附晉梁遣劉鄩討

之萬進遣處讓求救於晉晉王方與梁相距未能出兵處讓乃於|||||而許曰萬進所以見圍者以附晉故也奈何不顧其急苟不出兵願請死晉王壯之曰義士也為之發兵

志義之士 五代史和凝傳

梁義成軍節度使賀瓌辟為從事瓌與唐莊宗戰于胡柳瓌戰敗脫身走獨凝隨之反顧見凝麾之使去凝曰大丈夫當為知已死吾恨未得死所爾豈可去也已而一騎追瓌幾及凝叱之不止即引弓射殺之瓌由此得免瓌歸戒諸子曰和生||||也後必富貴爾其謹事之因妻之以女

假僕 宋史張詠傳少學擊劍慷慨好大言樂為奇節有士人遊宦遠郡為僕夫所持且欲得其女為妻士人者不能制詠遇於傳舍知其事即陽|此||為馭單騎出近郊至林麓中斬之而還

離乃加吾之上 吳越春秋椒丘訢者東海上人也為齊王使於吳過淮津欲飲馬於津津吏曰水中有神見馬即出以害其馬君勿飲也訢曰壯士所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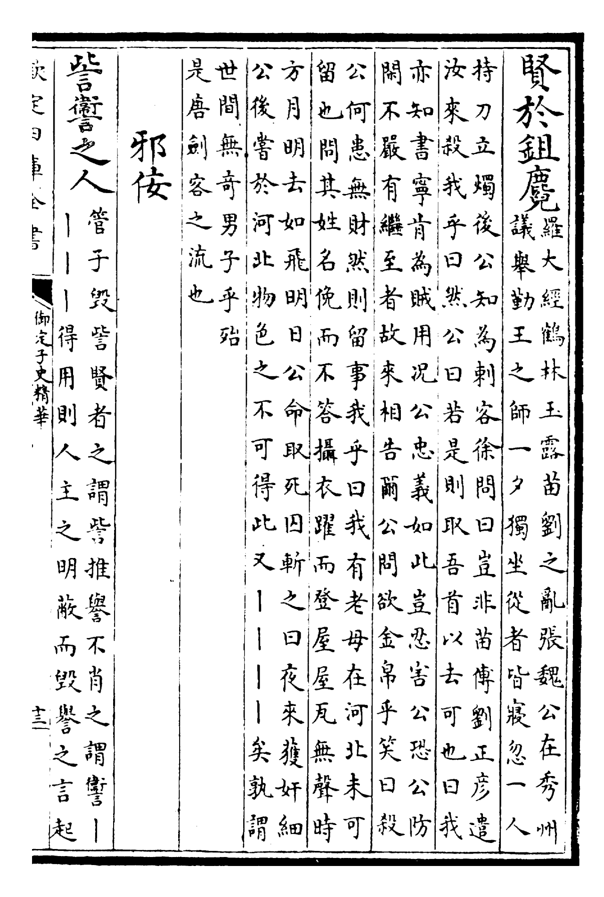
何神敢干乃使從者飲馬於津水神果取其馬馬没椒丘訢大怒袒裼持劒入水求神决戰連日乃出眇其一目遂之吳會於友人之喪訢恃其與神戰之勇也於友人之喪席而輕傲於士大夫言辭不遜有凌人之氣要離與之對坐合坐不忍其溢於力也時要離乃挫訢曰吾聞勇士之鬭也與日戰不移表與鬼神戰者不旋踵與人戰者不達聲生往死還不受其辱今子與神鬭於水亡馬失御又受眇目之病形殘名勇勇士所耻不即喪命於敵而戀其生猶傲色於我哉於是椒丘訢卒於詰責恨怒並發瞑即往攻要離於是要離席闕至舍誡其妻曰我辱壯士椒丘訢於大家之喪餘恨蔚恚瞑必來也慎無閉吾門至夜椒丘訢果往見其門不閉登其堂不關入其室不守放髪僵臥無所懼訢乃手劒而捽要離曰子有當死之過者三子知之乎離曰不知訢曰子辱我於大家之衆一死也歸不閉關二死也臥不守御三死也子有三死之過欲無得怨要離曰吾無三

死之過子有三不肖之愧子知之乎訢曰不知要離曰吾辱子於千人之衆子無敢報一不肖也入門不咳登堂無聲二不肖也前拔子劍手挫捽吾頭乃敢大言三不肖也子有三不肖而威於我豈不鄙哉於是椒丘訢投劍而歎曰吾之勇也人莫敢眥占

事不諧問文開 王粲

者｜｜｜｜｜｜此天下壯士也 英雄記鈔袁成字文開壯健有部分貴戚權豪自大將軍梁冀以下皆與結好言無不從故京師為作諺曰｜｜｜｜｜｜

高漸離擊筑宋如意和之 酈道元水經注闞駰稱太子子丹遣荊軻刺秦王與賓客知謀者祖道於易水上燕太子稱荊軻入秦太子與知謀者皆素衣冠送之於易水之上荊軻起為壽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為壯聲士髮皆衝冠為哀聲士皆流涕疑於此也按注云燕策史記俱無宋意事唯陶淵明咏荊軻詩云漸離擊悲筑宋意唱高聲與此有之



賢於鉏麑　羅大經鶴林玉露苗劉之亂張魏公在秀州議舉勤王之師一夕獨坐從者皆寢忽一人持刀立燭後公知爲刺客徐問曰豈非苗傳劉正彥遣汝來殺我乎曰然公曰若是則取吾首以去可也曰我亦知書寧肯爲賊用况公忠義如此豈忍害公恐公防閑不嚴有繼至者故來相告爾公問欲金帛乎笑曰殺公何患無財然則留事我乎曰我有老母在河北未可留也問其姓名俛而不答攝衣躍而登屋屋瓦無聲時方月明去如飛明日公命取死囚斬之曰夜來獲奸細公後嘗於河北物色之不可得此又丨丨丨丨矣孰謂世間無奇男子乎殆是唐劍客之流也

邪佞

訾讆之人　管子毀訾賢者之謂訾推譽不肖之謂讆丨丨丨得用則人主之明蔽而毀譽之言起

任之大事則事不成而禍患至故曰訾讆之人勿與任大

習舌調吻 亢倉子貴可道之功則天下之人|||||而飾辭矣

工取鄙予歡新慢故 晏子景公問佞人之事君如何晏子對曰傲祿以求多辭任以求重|乎||乎|||乎|||乎|悋乎財薄乎施

膏其脣吻 子華子諸侯之賓客|||||而爭進諛言

婞婀脂韋 子華子小人之始至於齊也||||者未必御也今則服冕而乘軒矣

五惡 尹文子孔子攝魯相七日而誅少正卯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為政而先誅得無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其故人有惡者五而竊盜姦私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彊記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羣言談足以飾邪熒衆彊記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雄桀也不可不誅也

反是獨立

見上熒惑鬼神尹文子語曰佞辯可以｜｜｜｜曰鬼神聰明正直孰曰熒惑者曰鬼神誠不受熒惑此尤佞辯之巧靡不入也

得之眉睫之間承之言行之先尹文子喜聞已之美也善能揚之惡聞已之過善能飾之｜｜於｜｜｜｜｜於｜｜｜｜

滑正恬禍鶡冠子知足以｜｜畧足以｜｜

匿行易言荀子｜｜曰詐｜｜曰誕

姦言倚事荀子飾邪說文｜｜為｜｜陶誕突盜惕悍憍暴以偷生反側於亂世之間是姦人之所以取危辱死刑也

偝謾荀子鄉則不若｜則｜之

姦人之雄荀子口舌之均噡唯則節足以為奇偉偃却之屬夫是之謂｜｜｜｜聖王起所以先誅也然後盜賊次之盜賊得變此不得變也

姦事姦心姦說荀子故勞力而不當民務謂之｜｜勞知而不律先王謂之｜｜｜辯說譬諭齊給便利而不順禮義謂之｜｜

口啍荀子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請問取人孔子對曰無取健無取詌無取丨丨健貪也詌亂也口啍誕也

鮒入而鯢居 呂氏春秋有人自南方來丨丨丨丨丨使人之朝為草而國為墟

赤臭 揚子丨丨播閣大君不開克國乘家註赤臭惡人也

蝎譖 國語雖丨丨焉避之注蝎木蠹也譖從中起如蝎食木木不能避也

有其華而不實 國語復言而不謀身展也愛而不謀長不仁也以謀益人詐也强忍犯義毅也直而不顧不衷也周言棄德不淑也是六德者皆丨丨丨丨丨丨者將馬用之

摯諂冪繫 戰國策近習之人其丨丨也固矣其自丨丨也完矣

傾巧 漢書劉向傳長安令楊興以材能幸常稱譽堪上欲以為助乃見問興朝臣齗齗不可光祿勳何邪興者丨丨士謂上疑堪因順指曰堪非獨不可於朝廷自州里亦不可也臣見衆人聞堪前與劉更生等謀毀骨肉以為當誅故臣前言堪不可誅傷為國養恩也按堪周堪

譖

戒衣冠 漢書董賢傳初丞相孔光為御史大夫時賢父恭為御史事光及賢為大司馬與光並為三公上故令賢私過光光雅恭敬知上欲尊寵賢及聞賢當來也｜｜｜｜出門待望見賢車迺卻入賢至中門光入閣既下車迺出拜謁送迎甚謹不敢以賓客均敵之禮

不敢以賓客均敵之禮 見上

腹中鱗甲 蜀志陳震傳李平坐誣罔廢諸葛亮與長史蔣琬侍中董允書曰孝起前臨至吳為吾說正方｜｜有｜｜｜鄉黨以為不可近吾以為鱗甲者但不當犯之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出於不意可使孝起知之按孝起陳震字正方李平字

望塵拜 晉書石崇傳廣成君每出崇降車路左｜｜而｜其卑佞如此

元顯納妾誕為親迎 宋書王誕傳誕結事元顯嬖人張法順故為元顯所寵｜｜｜｜｜｜｜｜之｜｜｜

交無義合行必利動 齊書江謐傳謐少懷輕躁長習諂薄｜｜｜｜｜

丨丨日進滋旨手自煎調梁書孫謙傳謙從子廉便佞巧宦齊時已歷大縣尚書右丞天監初沈約范雲當朝用事廉傾意奉之及中書舍人黄睦之等亦尤所結附凡貴要每食廉必丨丨丨皆丨丨丨丨不辭勤劇

狎客南史孔範傳後主即位為都官尚書與江總等並為丨丨瞻幄坐陪

蘭檻南史恩倖傳論環纓劍笏俯仰晨昏丨丨丨而竦躬丨丨丨而高盼探求恩色習覩威顔遷蘭變鮑久而彌信

遷蘭變鮑見上

降人以色假人以辭魏書李訢傳訢弟左將軍璞謂訢曰范檦善能丨丨丨丨丨丨丨未聞德義之言但有埶利之說聽其言也甘察其行也賊所謂諂諛讒慝貪冒姦佞不早絕之後悔無及訢不從彌信之

郭尖魏書郭景尚傳初為彭城王中軍府參軍遷員外郎司徒主簿太尉從事中郎公彊當世善事權寵世號之曰丨丨

李錐魏書李世哲傳性傾巧善事人亦以

貨賂自達高肇劉騰之處勢也皆與親善故世號為｜｜

埶等秋風氣同夏日

魏書恩倖傳序且承顏色竊光寵｜｜｜｜｜｜｜｜亦何世而不有哉此周旦所以誡其朋詩人是為疾羣小也

義孝

北齊書封孝琰傳和士開母喪託附者咸往奔哭鄴中富商丁鄒嚴興等並為｜｜有一士人亦哭在限孝琰入弔出謂人曰嚴興之南丁鄒之北有一朝士號叫甚哀聞者傳之士開知而大怒其後會黃門郎李懷奏南陽王綽專恣士開因譖之

傅粉施朱

舊唐書張易之傳則天臨朝通天二年太平公主薦易之弟昌宗入侍禁中既而昌宗啓天后曰臣兄易之器用過臣兼工合練即令召見甚悅由是兄弟俱侍宮中皆｜｜｜｜衣錦繡服俱承辟陽之寵

笑中有刀

舊唐書李義府傳義府狀貌溫恭與人語必嬉怡微笑而褊忌陰賊既處權要欲人附己微忤意者輒加傾陷故時人言義府｜｜｜｜又以其柔而害物亦謂之

李猫見上**李猫兩脚狐**舊唐書楊再思傳長安末昌宗既為法司所鞫司刑少卿桓彥範斷解其職昌宗俄又抗表稱冤則天意將申理昌宗廷問宰臣曰昌宗於國有功否再思對曰昌宗往因合練神丹聖躬服之有效此實莫大之功則天甚悅昌宗竟以復職時人貴彥範而賤再思也時左補闕戴令言作｜｜｜賦以譏刺之

蓮花似六郎舊唐書楊再思傳張昌宗以姿貌見寵倖再思又諛之曰人言六郎面似蓮花再思以為｜｜｜｜｜非六郎似蓮花也其傾巧取媚也如此

紫袍主事舊唐書楊國忠傳吏部侍郎韋見素張倚皆衣紫是日與本曹郎官同咨事趨走於屏樹之間既退國忠謂諸妹曰兩員｜｜｜｜何如人相對大噱

堪與優人比肩舊唐書王琚傳明皇曰公有何小藝可隱跡與寡人遊處琚曰飛丹練藥談諧嘲詠｜｜｜｜｜｜明皇益喜與為之友恨相知晚呼為王十一

一身供

七郎費 舊唐書陳少遊傳時中官董秀掌樞密用事少遊乃宿於其里候其下直際晚謁之從容曰七郎家中人數幾何每月所費復幾何秀曰久忝近職家累甚衆又屬時物騰貴一月過千餘貫少遊曰據此之費俸錢不足支數日其餘常須數求外人方可取濟儻有輸誠供億者但留心庇覆之固易為力耳少遊雖不才請以｜｜獨｜｜｜之｜每歲請獻錢五萬貫今見有大半請即受納餘到官續送免貴人勞慮不亦可乎

捷口水注 舊唐書韋渠牟傳貞元十二年德宗誕日御麟德殿名給事中徐岱兵部郎中趙需禮部郎中許孟容與渠牟及道士萬參成沙門譚延等十二人講論儒道釋三教渠牟枝詞遊說｜｜｜｜上謂其講耨有素聽之意動

刓蹄甘辭 舊唐書韋渠牟傳上既偏有所聽浮薄率背本衒進不復藏器蘊德皆奔馳請謁｜｜｜｜｜以附渠牟

代鳴吠 舊唐書李逢吉傳朝士｜逢吉｜｜者張又新李續之張

權與劉栖楚李虞程昔範姜洽李仲言時號八關十六子又新等八人居要劇而胥附者又八人有求於逢吉者必先經此八人

黨魁 舊唐書楊虞卿傳虞卿性柔佞能阿附權幸以為姦利每歲銓納賂無不如意曹貢部為舉選人馳走取科第占員闕無不得其所欲升沉取捨出其脣吻而李宗閔待之如骨肉以能朋比唱和故時號｜｜

人莫能探其膚胏 唐書封倫傳倫資險佞內挾數刺人主意陰導而陽合之外謹順居處衣服陋素而交官府賄贈狼藉然善矯飾居之自如｜｜｜｜｜｜

從旁美歎 唐書宇文士及傳帝嘗玩禁中樹曰此嘉木也士及｜｜｜｜帝正色曰魏徵常勸我遠佞人不識佞人為誰乃今信然謝曰南衙羣臣面折廷爭陛下不得舉手今臣幸在左右不少有將順雖貴為天子亦何聊帝意解

吹簫乘鶴 唐書張易之傳時無檢輕薄者又諂言昌宗乃王子晉後身后使被羽裳｜｜｜寓｜裴

回庭中如仙去狀

國爹 唐書竇懷貞傳會歲除中宗夜宴近臣謂曰聞卿喪妻今欲繼室可乎懷貞唯唯俄而禁中寶扇鄣衛有衣翟衣出者已乃韋后乳媼王所謂莒國夫人者故蠻婢也懷貞納之不辭又避后先諱而以字稱世謂媼婿為阿爹懷貞每謁見奏請輒自署皇后阿爹而人或謂為｜｜軒然不慙以自媚於后

五經掃地 唐書祝欽明傳帝與羣臣宴欽明自言能八風舞帝許之欽明體肥醜據地搖頭睆目左右顧眄帝大笑吏部侍郎盧藏用歎曰是舉｜｜｜｜矣

四其御史 唐書郭弘霸傳由革命舉得名見自陳往討徐敬業臣誓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絕其髓武后大悅授左臺監察御史時號｜｜｜｜

拜殿 五代史六臣傳梁未滅晉諸將相多不欲晉王即帝位晉王之意雖銳將相人臣未有贊成其議者蘇循始至魏州望州廨聽事即拜謂之｜｜｜及入謁舞蹈呼萬歲而稱臣晉王大悅明日又獻

畫日筆三十管晉王益喜以循為節度副使

獻畫日筆見上

五鬼五代史南唐世家李景以馮延巳常夢錫為翰林學士馮延魯為中書舍人陳覺為樞密使魏岑查文徽為副使夢錫直宣政殿專掌密命而延巳等皆以邪佞用事吳人謂之丨丨

果核侑觴宋史宗室師羼傳韓侂胄用事師羼附之遂得尹京侂胄生日百官爭貢珍異師羼最後至出小合曰願獻少丨丨丨丨啓之乃粟金蒲萄小架上綴大珠百餘衆慚沮

北珠十冠宋史宗室師羼傳韓侂胄有愛妾十四人或獻北珠冠四枚於侂胄侂胄以遺四妾其十人亦欲之侂胄未有以應也師羼聞之亟出錢十萬緡市丨丨製丨丨以獻妾為求遷官得轉工部侍郎

犬嘷宋史宗室師羼傳韓侂胄嘗飲南園過山莊顧竹籬茅舍謂趙師羼曰此真田舍間氣象但欠犬吠鷄鳴耳俄聞丨丨叢薄間視之乃師羼也侂胄大笑

拂鬚宋史寇準傳初丁謂出寇準門至參

政事準甚謹嘗會食中書羹汚準鬚謂起徐拂之準笑曰參政國之大臣乃為官長||邪謂甚愧之

拭

帶垢 宋史崔公度傳公度起布衣無所持守惟知媚附安石晝夜造請雖踞廁見之不屑也嘗從後執其帶尾安石反顧公度笑曰相公帶有垢敬以袍拭去之爾見者皆笑亦恬不為恥

草頭木脚陷人倒卓 宋史蘇紳傳紳與梁適同在兩禁人以為險詖故語曰|||||||

香燕 宋史燕肅傳琰在嶺嶠七年括南海犀珠香藥奉宰相內侍人目之為||按琰肅孫

和鼓 宋史張士遜傳曹利用在樞府藉寵肆威士遜居其間無所可否時論以||目之

筌相 宋史陳升之傳升之深狡多數善傅會以取富貴王安石用事患正論盈庭引升之自助升之心知其不可而竭力為之用安石德之故使先已為相甫得志即求解條例司又時為小異陽若不與之同者世以是譏之謂之||

傳法沙門

護法善神 宋史王安石傳呂惠卿服闋安石朝夕汲引之至是白為參知政事又乞名韓絳代己二人守其成謨不少失時號絳為｜｜｜｜惠卿為｜｜｜｜

好官須我為之 宋史鄧綰傳或問君今當作何官曰不失為館職得無為諫官乎曰正自當爾明日果除集賢校理檢正中書孔目房鄉人在都者皆笑且罵綰曰笑罵從汝｜｜｜｜｜｜

衙內鑽 宋史王子韶傳元祐中歷吏部郎中衛尉少卿遷太常諫官劉安世言熙寧初士大夫有十鑽之目子韶為｜｜｜指其交結要人如刀鑽之利又陷祖無擇於深文縉紳所共鄙薄豈宜汚禮樂之地改衛尉卿

浪子宰相 宋史李邦彥傳拜少宰無所建明惟阿順趨謟充位而已都人目為｜｜｜｜

小訓狐 宋史蔡祖洽傳祖洽與曾布厚人目為｜｜｜

楊三變 宋史楊畏傳惇入相畏遺所親陰結之惇至徙畏吏部引以自助中書侍郎李清臣知樞密院安燾

與惇不合畏復陰附安李惇覺其情又曾布蔡卞言畏平日所為於惇遂以寶文閣待制出知真定府天下於是目為｜｜｜謂其進於元豐顯於元祐遷於紹聖也

心在南園 宋史何澹傳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起知福州澹居外常怏怏失意以書乞侂胄有曰迹雖東治｜｜｜｜南園侂胄家園也侂胄憐之進觀文殿大學士尋移知隆興府

恩王恩父 宋史陳自强傳侂胄欲為平章猶畏衆議自强首率同列援典故入奏詔以侂胄為平章軍國事嘗語人曰自强惟一死以報師王每稱侂胄為｜｜｜｜而呼堂吏史達祖為兄蘇師旦為叔

由竇尚書屈膝執政 宋史許及之傳及之諂事侂胄無所不至嘗值侂胄生日朝行上壽畢集及之後至閽人掩關拒之及之俯僂以入為尚書二年不遷見侂胄流涕序其知遇之意及衰遲之狀不覺屈膝侂胄惻然憐之曰尚書才望簡在上心行且進拜矣居亡何同知樞密

院事當時有丨丨丨丨丨
丨丨丨之語傳以為笑

松壽 宋史程松傳松滿歲未遷意殊怏怏乃獻一妾於侂胄曰丨丨侂胄訝其名問之答曰欲使鄙賤姓名常蒙記憶爾

領袖庶頑 宋史李知孝傳知孝起自名家苟於仕進丨丨丨

短衫窄袴塗抹青紅 宋史蔡攸丨懷諼迷國排斥諸賢殆盡傳攸字居安京長子也與王黼得預宮中秘戲或侍曲宴則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襍倡優侏儒多道市井淫媟詭浪語以蠱帝心

胥門十哲 金史胥持國傳明昌四年拜參知政事明年進尚書右丞士之好利躁進者皆趨走其門下承安三年御史臺劾奏右司諫張復亨右拾遺張嘉貞同知安豐軍節度使事趙樞同知定海軍節度使事張光庭戶部主事高元甫刑部員外郎張巖叟尚書省令史傅汝梅張翰裴元郭郛皆趨走權門人戲為丨丨丨丨復亨嘉貞尤卑佞苟進不稱諫職俱宜黜罷奏可於是持國以通奉大夫致仕嘉貞

等皆補外**泯泯芬芬厚顏忍醜**逸周書嗚呼三公汝念哉汝無｜｜｜｜｜｜｜時維大不弔哉

昭昭畧畧焦氏易林｜｜｜｜非忠信容言多反覆以黑為白

覆白汚玉焦氏易林離友絕朋巧言讒匿｜｜｜｜顏叔哀哭

舌斧焦氏易林人面鬼口長｜為｜斲破瑚璉殷商絕後

一簧兩舌焦氏易林｜｜｜｜｜佞言諂語三姦成虎曾母投杼

西行東望焦氏易林言與心說｜｜｜｜｜鯀湮洪水佞賊為禍

佞以曳心吳越春秋十二年越王謂大夫種曰孤聞吳王淫而好色惑亂沉湎不領政事因此而謀可乎種曰可破夫吳王淫而好色宰嚭｜｜｜

拜一相獻

一卷李肇國史補蔣乂撰宰相錄每｜｜｜旬月必｜｜｜故得物議所嗤

慙顏厚如十重鐵甲王仁裕開天遺事進士楊光遠惟多矯飾不識忌諱遊謁王公之門干索權豪之族未嘗自足

稍有不從便多誹謗常遭有勢撻辱詈無改悔時**願相**人多鄙之皆曰楊光遠｜｜｜｜｜｜｜也

公一百二十歲彭乘墨客揮犀熙寧中翠大卿申者善事貴權王丞相生日即飯僧具疏籠雀鴿造相府以獻丞相方家會即於客宴開籠揺笏手取雀鴿跪而一一放之每放一鳥且祝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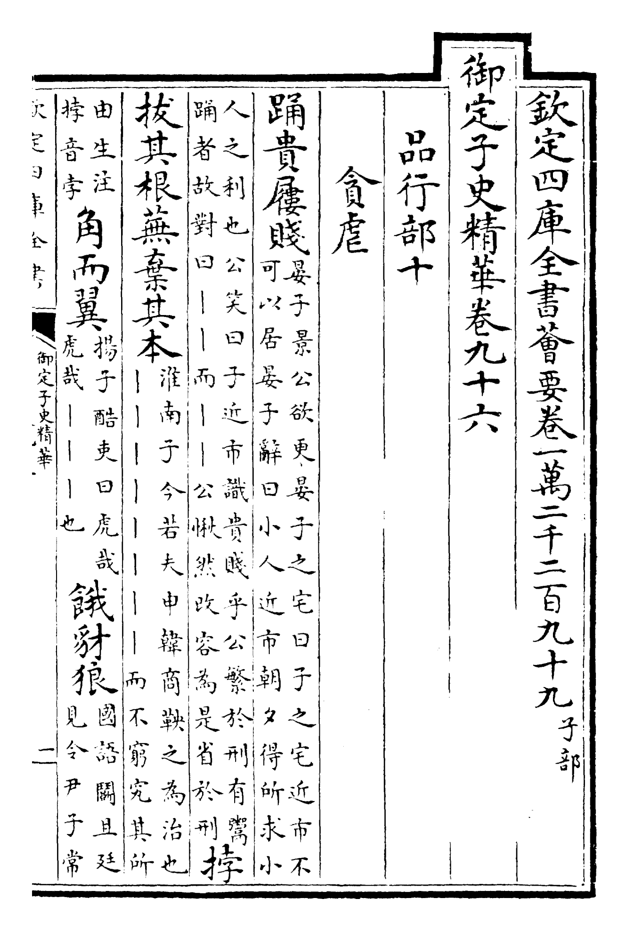
西城竹園戶范公稱過庭錄王樂道二子實字仲弓寧字幼安卜居許昌幼安晚以上書關元祐得幸致身台輔李彥西城事興幼安以竹園為獻後彥道許幼安郊迎至府治讓彥上坐彥曰某何人樞密過禮如此幼安拱手**笑面夜叉**陸游續筆記蔡元慶應曰某｜｜｜｜｜爾對答喜笑溢於顏面雖見所甚恨者亦親厚無間人莫能測謂之｜｜｜｜

纖左纖右周密齊東野語蔡京在相位日權勢甚盛內外官司官移皆避其名如京東京西並改為｜｜｜｜之類**端笏庭中呦呦而**

唱

張鷟朝野僉載洛陽縣令宋之遜性好唱歌出為連州參軍刺史陳希古者庸人也令之遜教婢歌每日｜｜立於｜｜｜｜｜｜其婢隔窓從而和之聞者無不大笑

御定子史精華卷九十五



御定子史精華卷九十六

品行部十

貪虐

踊貴屨賤 晏子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不可以居晏子辭曰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而||公愀然改容為是省於刑

挬拔其根蕪棄其本 淮南子今若夫申韓商鞅之為治也||||||||而不窮究其所由生注挬音孛

角而翼 揚子酷吏曰虎哉虎哉|||也

餓豺狼 國語闞且廷見令尹子常

子常與之語問蓄貨聚馬歸以語其弟曰楚其亡乎不然令尹其不免乎吾見令尹令尹問蓄聚積實如丨丨丨馬殆必亡者也

麤中 戰國策夫智伯之為人丨丨而少親注麤粗同疏也正曰粗厲少仁愛

峻文決理 史記平準書張湯用丨丨丨丨為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

慘急刻深 史記平準書義縱尹齊王溫舒等用丨丨丨丨為九卿

獄少反 史記平準書楊可告緡徧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丨丨丨者注治匿緡之罪其獄少有反者反音幡謂反使從輕也

駮刑 史記商君傳殘傷民以丨丨

行賕 史記灌嬰傳元光三年天子封嬰孫賢為臨汝侯續灌氏後八歲坐丨丨有罪國除

深文巧詆 史記汲黯傳上方向儒術尊公孫弘及事益多吏民巧弄上分別文法湯等數奏決讞以幸而黯常毀儒面觸弘等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筆吏專丨丨丨丨陷人

於罪使不得反其真以勝為功上愈益貴弘湯

舞文法 史記汲黯傳張湯好興事｜｜｜

武健 史記酷吏傳序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姦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

刻轢 史記酷吏傳序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宗室侵辱功臣呂氏已敗遂擒侯封之家

文惡 史記周陽由傳由居二千石中最為暴酷驕恣為守視都尉如令為都尉必陵太守奪之治與汲黯俱為忮司馬安之｜｜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敢均茵伏注文惡以文法傷害人

同車未敢均茵伏 見上

乾沒 史記張湯傳始為小吏｜｜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注得利為乾失利為沒

刻深吏為爪牙 史記張湯傳｜｜｜多｜｜｜用者

賊深 史記張湯傳始條侯以為趙禹｜｜弗任及禹為少府比九卿禹酷急至晚節事益多吏務為嚴峻而禹治加

緩而名
為平
與錢通
史記張湯傳湯之客田甲雖賈人有賢
操始湯為小吏時｜｜｜及湯為大吏
甲所以責湯行義
過失亦有烈士風
少蘊藉
史記義縱傳補上黨郡中令
治敢行｜｜｜縣無逋事舉
為第一注敢行暴
政而少蘊藉也
狼牧羊
史記義縱傳寧成家居上欲
以為郡守御史大夫宏曰臣
居山東為小吏時寧成為濟南都
尉其治如｜｜｜成不可使治民
寧見乳虎
史記義縱
傳上拜成
為關都尉歲餘關東吏隸郡國出入
關者號曰｜｜｜｜無值寧成之怒
重足一迹
史記義
縱傳縱
為南陽太守南陽
吏民｜｜｜｜
不寒而慄
史記義縱傳徙為定襄太
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
輕繫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亦二百餘人縱
一捕鞫是日報殺四百餘人其後郡中｜｜｜猾民
佐吏
為治
猾民佐吏
見
上
鷹擊毛摯
史記義縱傳是時趙禹張
湯以深刻為九卿矣然其

治尚寬輔法而行而縱以丨丨丨丨為治注鷙鳥將擊必張羽毛也

禍猾吏 史記王溫舒傳遷為中尉其治復放河內從諸名丨丨丨與從事

敢摯行 史記楊僕傳遷御史使督盜賊關東治放尹齊以為丨丨丨注果敢搏擊而行其治也

投鉛 史記楊僕傳溫舒復為中尉豪惡吏盡復為用為方略吏苛察盜賊惡少年丨丨購告言姦置伯格長以牧司姦盜賊注鉛音項器名也如今之投書函中

君大豪 史記楊僕傳溫舒為人諂善事有埶者即無埶者視之如奴有埶家雖有姦如山弗犯無埶者貴戚必侵辱舞文巧詆下戶之猾以丨丨丨其治中尉如此注焄音熏猶熏炙之謂下戶之中有奸猾之人令棄之以熏逐大姦也

虎而冠 史記楊僕傳溫舒姦猾窮治大抵盡靡爛獄中行論無出者其爪牙吏丨丨丨

次骨 史記杜周傳其治與減宣相放然重遲外寬內深丨丨注其用罪深刻至骨

詆嚴 史記酷吏傳贊自張

湯後網密多｜｜官事寖以耗廢

推減 史記酷吏傳贊天水駱壁｜｜注推音直追反減作成也謂推｜｜繫之以成獄也

蝮鷙 史記酷吏傳贊京兆無忌馮翊殷周｜｜注蝮蛇屬以言苛酷比之蝮毒焉

朴擊賣請 史記酷吏傳贊水衡閻奉｜｜｜｜

不操矛弧 史記日者傳犯法害民虛公家此夫為盜｜｜｜｜者也

嚴削 史記太史公自序民倍本多巧奸軌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為能齊之

貨賂為市 漢書景帝紀詔曰法令度量所以禁暴止邪也獄人之大命吏或不奉法令以｜｜｜｜朋黨比周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令亡罪者失職朕甚憐之注職常也

漁奪侵牟 漢書景帝紀詔曰或詐偽為吏吏以貨賂為市｜｜｜｜百姓｜｜萬民縣丞長吏也奸法與盜盜甚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注牟食苗根蟲也侵牟食民比之蛑賊也漁言若漁獵之為也

搖手

觸禁 漢書食貨志令公卿以下至郡縣黃綬吏皆保養軍馬吏盡復以與民民｜｜｜不得耕桑繇役

繁劇

晚節遴 漢書魯恭王餘傳子安王光｜｜｜唯恐不足於財注遴與悋同猶言貪嗇也

賈人榷會 漢書趙王彭祖傳趙王擅權使使即縣為｜｜｜｜入多於國租稅以是趙王家多金錢注平會兩家買賣之賈者榷者禁他家獨王家得為之也

刀筆吏不可為公卿 漢書汲黯傳張湯以更定律令為廷尉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憤發罵曰天下謂｜｜｜｜｜｜｜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仄目而視矣

鍛練周內 漢書路溫舒傳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因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而｜｜｜之注精熟周悉致之法中也

峻詆 漢書杜延年傳問者民頗言獄深吏為｜｜

地臼木杵 漢書陳萬年傳子咸為南陽太守所居以

殺伐立威豪猾吏及大姓犯法輒論輸府以律程作司空為丨丨丨丨春不中程或私解脫鉗釱衣服不如法輒加罪笞督作劇不勝痛

鉗釱

見上注鉗在頸釱在足皆以鐵為之鉗音其炎反釱音第

文致

漢書嚴延年傳遷河南太守其治務在摧折豪彊扶助貧弱貧弱雖陷法曲文以出之其豪桀侵小民者以文內之按其獄皆丨丨丨丨不可得反尤巧為獄文善史書所欲誅殺奏成於手中主簿親近史不得聞知注致至密也言其文按整密也反音幡

巧為獄文

見上

吏皆股弁

漢書嚴延年傳為涿郡太守時郡比得不能太守盜賊發輒入高氏吏不敢追延年至遣掾趙繡按高氏得其罪繡為兩劾欲先白其輕者觀延年意怒迺出其重劾延年即收送獄夜入晨將至市論殺之丨丨丨丨注股戰若弁弁謂撫手也

虎穴

漢書尹賞傳長安中閭里少年羣輩殺吏受賕報讐相與探丸為彈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者斫文吏賞選守長安

令修長安獄穿地方深各數丈致令辟爲郭以大石覆其口名爲｜｜乃部戸曹掾史與鄉吏亭長里正父老伍人雜舉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無市籍商販作務而鮮衣凶服被鎧扞持刀兵者悉籍記之得數百人賞一朝會長安吏車數百兩分行收捕皆劾以爲通行飲食羣盗賞親閲見十置一其餘盡以次内虎穴中百人爲輩覆以大石數日壹發視便輿出瘞寺門桓東

放手 後漢書明帝紀詔曰今選舉不實邪佞未去權門請託殘吏｜｜百姓愁怨情無告訴有司明奏罪名并正舉者注放手謂貪縱爲非也舉非其人并正舉主之罪

鈷鑽之屬 後漢書章帝紀詔曰律云掠者唯得榜笞立又令丙箠長短有數往者大獄已來掠考多酷｜｜｜｜慘苦無極注鈷音其廉反鉗也國語曰中刑用鑽鑿皆謂慘酷其肌膚也

考一連十 考十連百 後漢書寒朗傳考因在事者咸共言妖惡大過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

責是以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憲者煩於丨丨丨丨丨丨

詆欺放濫之文 後漢書陳寵傳斷獄者急於篣格酷烈之痛執憲者煩於詆欺放濫之文或因公行私逞縱威福夫為政猶張琴瑟大絃急者小絃絶故子貢非臧孫之猛法而美鄭喬之仁政

臧孫猛法 見上

發屋伐樹 後漢書王暢傳拜南陽太守下車奮厲威猛其豪黨有釁穢者莫不糾發會赦事得散暢追恨之更為設法諸受贓二千萬以上不自首實者盡入財物若其隱伏使吏丨丨丨丨豪右大震

舉手網羅動足機埳 後漢書袁紹傳細政苛慘科防互設罾繳充蹊阬穽塞路丨丨挂丨丨丨丨蹈丨丨

卧虎 後漢書董宣傳宣字少平徵為洛陽令由是搏擊豪彊莫不震慄京師號為丨丨歌之曰枹鼓不鳴董少平

冀府寺 後漢書樊仲華傳為天水太守政嚴猛好申韓法善惡立斷人有犯其禁者率不生出獄涼州為之歌曰游子常苦貧力子天所富寧見乳虎

穴不入｜｜｜冠幘劫人魏志常林傳注先時國家始制九品各使諸郡選置中正差叙自公卿以下至於郎吏功德材行所任吉茂同郡護羌校尉王琰前數為郡守不名為清白而琰子嘉仕歷諸縣亦復為通人嘉時還為散騎郎馮翊郡移嘉為中正嘉叙茂雖在上第而狀甚下云德優能少茂慍曰痛乎我効汝父子｜｜｜邪

黃魚一枚妝稻一斛吳志薛綜傳刺史會稽朱符多以鄉人虞褒劉彦之徒分作長吏侵虐百姓強賦於民｜｜｜｜｜｜｜百姓怨叛

公節不立私門日富晉書武帝紀泰始四年詔曰長吏身行貪穢諂黷求容｜｜｜｜｜而｜｜｜｜者並謹察之

小簏身障晉書阮孚傳祖約性好財有詣約見正料財物客至屏當不盡餘兩｜｜以著背後傾｜｜之意未能平

奢濁晉書范甯傳肆其｜｜所為狼籍

千斛米晉書陳壽傳壽撰魏吳蜀三國志丁儀丁廙有

威名於魏壽謂其子曰可見｜｜｜見與當為尊公作佳傳丁不與之竟不為立傳

賣樵鬻水 晉書慕容暐載記慕容評性貪鄙鄣固山泉｜｜｜｜積錢絹如丘陵

虛買券 宋書庾炳之傳遷吏部尚書頗通貨賄何尚之備言炳之愆過曰市令盛馥進數百口材助營宅恐人知作｜｜｜

南俸之半 宋書庾炳之傳何尚之備言炳之愆過曰劉道錫驟有所輸傾｜｜｜｜劉雍自謂得其力助事之如父夏中送甘蔗若新發於州國吏運載樵荻無輟於道諸見人有物鮮或不求

夏中甘蔗 見上

運載樵荻 見上

大艑小䑿 宋書吳喜傳喜興生求利千端萬緒從西還｜｜｜｜爰及草舫錢米布絹無船不滿自喜以下迨至小將人人重載莫不兼資

方艚兼兩 宋書恩倖傳序挾朋樹黨政以賄成南金北毳來悉｜｜｜素縑丹魄至皆｜｜

詖黷舊侶 齊書江謐傳謐居銓衡肆意受納連席同

乘皆||||密筵閑讌必貨賄常客

猛勝　齊書孔稚珪傳論夫懲耻難窮盜賊長有欲求||事在或然

求粟徵魚　陳書宗元饒傳遷御史中丞時合州刺史陳裒贓汚狼籍遣使就渚斂魚又於六郡乞米百姓甚苦之元饒劾奏曰||不厭愧王忱之出賑||無限異羊續之懸枯

大張橐　南史宋明帝紀中書舍人胡母顥專權時人語曰禾絹閉眼諾胡母||||

八百梨　南史王元謨傳元謨營貨利一匹布責人||||以此倍失人心

芒屩兩舫　南史王筠傳為臨海太守在郡侵刻還資有||||他物稱是

回閤向東　南史王瑩傳既為公須開黃閤宅前促欲買南鄰朱侃半宅侃懼見侵貨得錢百萬瑩乃||||時人為之語曰欲向南錢可貪遂向東為黃銅

為黃銅　見上

餉白檀車　南史庾仲文傳歷侍中吏部尚書頗通貨賄用劉道錫為廣州刺史道錫至鎮|||牽|常自乘

馬或以白文帝帝見問曰道錫餉卿好馬佳驢南史庾
小車裝飾甚麗有之乎仲文懼起謝仲文傳
苟萬秋嘗詣仲文逢一客姓夏侯主人問有好牛不言
無問有｜｜不又言無政有｜｜耳仲文便答甚是所
欲客出門遂銅物皆鳴南史江祿傳先為武寧郡頗有
相聞索之資產積錢於壁壁為之倒迮｜
｜｜｜人戲之曰所謂銅元謨尚可南史宗越傳性嚴
山西傾洛鐘東應者也酷好行刑誅時王
元謨御下亦少恩將士為之語曰寧作五年黃膀紫標
徒不逐王元謨｜｜猶｜｜｜宗越更殺我
南史梁臨川王宏傳宏以介弟之貴恣意聚斂庫室垂
有百間閣籥甚嚴有疑是鎧仗者密以聞武帝攜布衣
之舊丘陀御往與宏大飲半醉後謂曰我今欲履行汝
後房便徑往屋所屋屋檢視宏性愛錢百萬一聚｜｜
標之千萬一庫懸一｜｜｜如此三十餘間見上
帝始知非仗大悅謂曰阿六汝生活大可生活大可

錢愚論 南史梁臨川王宏傳晉時有錢神論豫章王綜以宏貪吝遂為｜｜｜其文甚切帝知以激宏宣旨與綜天下文章何限那忽作此雖令急毀而流布已遠宏深病之聚斂稍改

四畫 南史魚弘傳歷南譙盱台竟陵太守嘗謂人曰我為郡有｜｜｜水中魚鱉盡山中麞鹿盡田中米穀盡村里人庶盡

累金積鏹 南史郭祖深傳百僚卿士尠有奉公尸祿競利不尚廉潔｜｜｜｜侍列如仙不田不商何故而爾

紙為銅落筆由利染 南史恩倖傳論左臂揮金右手刊字｜｜｜｜｜｜｜｜故門同玉署家號金穴嬙媛侍女燕秦蔡鄭之聲璇池碧沼魚龍雀馬之玩莫不充牣錦室照徹青雲

玉署 見上

魚龍雀馬之玩 見上

錦室 見上

奚度拍 南史戴法興傳奚顯度官至員外散騎侍郎孝武嘗使主領人功而苛虐無道動加捶撲時建康縣考囚或用方材壓額及踝脛人間謠曰寧得建康壓

額不能受｜｜｜又相戲曰

勿反顧

勿反顧付奚度其酷暴如此 見上

天狗下

魏書羊祉傳祉自當官不憚強禦朝廷以為剛斷時有檢覆每令出使好慕刑名頗為深文所經之處人號｜｜｜

毒網

凝科

隋書刑法志棄灰偶語生愁怨於前｜｜｜｜害肌膚於後

市曹

北史魏宗室暉傳遷吏部尚書納貨用官皆有定價大郡二千匹次郡一千匹下郡五百匹其餘官職各有差天下號曰｜｜

逢牛

截角

北史魏宗室暉傳出為萬州刺史下州之日連車載物發信都至湯陰間首尾相屬道路不斷其車少脂角即於道上所｜｜之｜生｜取｜以充其用

十錢主簿

北史魏道武七王傳元慶智性貪鄙為太尉主簿事無大小得物然後判或十數錢或二十錢得便取之府中號為｜｜｜｜

白劫

北史魏景穆十二王傳脩義遷吏部尚書授官大小皆有定價時中散大夫高居者有旨先敘上黨郡缺脩義私已許人

抑居不與居大言不遜對大衆呼天唱賊人問居曰白日公庭安得有賊居指指修義曰北北坐上者違天子明詔物多者得官京師｜｜北非大賊乎按修義汝陰王天賜之子

貨紫纈 北史封回傳滎陽鄭雲諂事長秋卿劉騰｜｜｜四百匹得為安州刺史除書旦出晚往詣回坐未定問回安州興生何事為便回曰卿荷國寵靈位至方伯雖不能拔園葵去織婦宜思方略以濟百姓如何見造問興生乎封回不為商賈何以相示雲慙失色

絲縑滿意 北史高允傳允從叔濟子遵性不廉清在中書時每假歸山東必借備騾馬將從百餘匹逼人家不得｜｜｜｜則詬詈不去旬月之間縑布千數

寶物四牀 北史高德正傳德正妻出｜｜｜滿｜｜欲以寄人帝奄至其宅見而怒曰我府藏猶無此物詰其所從得皆諸元賂之也

三斗醋三斗艾 北史崔弘度傳弘度御下嚴急時屈突蓋亦嚴刻長安為之語曰寧飲｜｜｜不見崔弘

度寧炙｜｜｜受納饗北史王慧龍傳瓊為光州刺史
不逢屈突蓋有｜｜｜為中尉王顯所劾終
得雪免按瓊遺馬留奴北史王慧龍傳領軍元乂使奴
慧龍之孫｜瓊｜瓊并｜｜｜王誦聞之笑
曰東海之風西門受東門沽北史鄭羲傳羲為西兗州
於茲墜矣刺史多所受納政以賄成
性又嗇恡人有禮餉者不與杯酒
臠肉而｜｜｜羊酒｜｜｜賣之車輻考掠北史畢義雲傳義雲
遷尚書都官郎中性嚴酷事多幹了齊文襄作相饗黷
以為稱職令普勾偽官專以｜｜｜｜所獲甚多
北史甄琛傳北海王詳奏曰甄琛身居五車載貨北史
直法糾擿是司風邪｜｜猶宜劾糾揚昱
傳昱奏揚州刺史李崇｜｜｜恒州刺陳留章武北
史楊鈞造銀食器十具並餉領軍元乂史
李崇傳襲爵陳留公後例降為侯孝明靈太后嘗幸左
藏王公嬪主從者百餘人皆令任力負布絹即以賜之

多者過二百匹少者百餘唯長樂公兩手持絹二十匹兩出示不異衆而已世稱其廉儉崇與章武王融以所負多顛仆於地崇乃傷腰融至損脚時人為之語曰｜｜｜｜傷腰折股貪人敗類穢我明主

河陽錢 北史王則傳元象初為洛州刺史性貪在州不法舊京諸像毀以鑄錢於時號｜｜｜皆出其家

參軍築墻 北史慕容儼傳代人庫狄伏連天保初儀同三司尋加開府性嚴酷開府｜｜多是衣冠士族皆加捶撻逼遣｜｜

董桶剝公 北史尉景傳轉冀州刺史大納賄神武令優者石董桶戲之董桶剝景衣曰公剝百姓｜｜何為不｜｜

羅剎政 北史庫狄士文傳拜貝州刺史發擿姦諂長吏尺布斗粟之贓無所寬貸司馬京兆韋焜清河令河東趙達二人並苛刻唯長史有惠政時人語曰刺史｜｜｜司馬蝮蛇瞋長史含笑判清河生吃人上聞歎曰士丈暴過毒獸竟坐免

競銀窟 北史郎茂傳茂為尚書左丞時

工部尚書宇文愷右翊衛大將軍于仲文**遇崑崙舶**北史丨河東丨丨茂奏劾愷與仲文竟坐得罪

魏收傳收以託附陳使封孝琰牒令其門客與行丨丨丨丨至得奇貨果然褥表美玉盈尺等數十件罪當流以贖

萬釘金帶北史達奚武傳武性貪吝其為大司寇也在庫有丨丨丨丨當時寶之武因入庫乃取以歸主者白晉公護護以武勳重不彰其過因而賜之時論鄙焉

鬻蘆菔北史張威傳遷青州總管在州頗事產業遣家奴於人間丨丨丨根其奴緣此侵擾百姓坐廢於家

於菟北史趙仲卿傳遷朔州總管時塞北屯田仲卿總統之微有不理者仲卿輒召主掌撻其胸背或解衣倒曳於荊棘中時人謂之丨丨

羅織經舊唐書刑法志來俊臣與侍御史侯思止王宏義郭霸李敬仁評事康暐衛遂忠等招集告事數百人共為羅織以陷良善又造告密丨丨丨一卷其意旨皆網羅前人織成反狀

定百脈

舊唐書刑法志來俊臣等所作大枷凡有十號一曰｜｜｜二曰喘不得三曰突地吼四曰著即承五曰失魂膽六曰實同反七曰反是實八曰死豬愁九曰求即死十曰求破家

囹圄如市 舊唐書刑法志監察御史魏靖上言周興來俊臣恣騁愚暴縱虐含毒讐嫉在位安忍朝臣罪逐情加刑隨意改當其時也｜｜｜｜朝廷

賜絹媿心 舊唐書長孫順德傳順德監奴受人餽絹事發太宗於殿庭｜｜數十疋以目以｜其｜大理少卿胡演進曰順德枉法受財罪不可恕奈何又賜之絹太宗曰人生性靈得絹甚於刑戮如不知媿一禽獸耳殺之何益

從文 舊唐書韋嗣立傳弄法｜｜傷人實甚

充車聯駟 舊唐書畢構傳璽書勞曰昔聞當官以留犢還珠為上今之從職以｜｜｜｜為能

石國瑟瑟 舊唐書高仙芝傳將兵討石國平之獲其國王以歸仙芝性貪獲｜｜大瑰｜｜十餘石真金五六馲駝名馬寶玉稱是

喜鵲 舊唐書竇參傳竇申者參之從子轉給事中參特愛之每議除授多訪於申申或泄之以招權受賂申所至人目之為｜｜

紙筆錢 舊唐書趙博宣傳侍御史盧南史坐事貶信州員外司馬至郡準例得廳吏一人每月請｜｜｜前後五年計錢一千貫南史以官閑冗放吏歸納其紙筆錢六十餘千刺史姚驥劾奏南史以為贓

債帥 舊唐書高瑀傳宰相裴度韋處厚議瑀深沉方雅又熟忠武軍情欲請用瑀事未聞陳許表至果請瑀為帥乃授檢校左散騎常侍許州刺史忠武節度使自大歷以來節制之除拜多出禁軍中尉凡命一帥必廣輸重賂禁軍將校當為帥者自無家財必取資於人得鎮之後則膏血疲民以償之及瑀之拜以內外公議縉紳相慶曰韋公作相｜｜鮮矣

例竟門 舊唐書來俊臣傳與侍御史王宏義等同惡相濟則天於麗景門別置推事院專令俊臣等按鞫亦號為新開門但入新開門者百不全一弘義戲謂麗

景門為｜｜｜言入比門者例皆竟也

來索 舊唐書索元禮傳性殘忍凡為殺戮者數千人於是周興來俊臣之徒効之而起天下之人謂之｜｜

獄持 舊唐書索元禮傳左臺御史周矩上疏曰推劾之吏皆以深刻為功鑿空爭能相矜以虐泥耳籠頭枷研楔轂摺脅籤爪懸髮薰耳臥隣穢溺曽不聊生號為｜｜或累日節食連宵緩問晝夜搖撼使不得眠號曰宿囚

羅鉗吉網 舊唐書羅希奭傳為吏持法深刻天寶初右相李林甫引與吉溫持獄遷殿中侍御史自韋堅皇甫惟明李適之柳勣裴敦復李邕鄔元昌楊慎矜趙奉璋下獄事皆與溫鍛鍊故時稱｜｜｜｜惡其深刻也

毛敬裴畢 舊唐書敬羽傳羽與毛若虛在臺五六年間臺中囚繫不絕又有裴昇畢曜同為御史皆酷毒人之陷刑當時有｜｜｜｜之稱

江滕蔣號 唐書江安王元祥傳性庸遴所至營財產無厭時滕蔣號三王皆貪暴得其府官者惡之

不顧行故時語曰寧向儋崖振白不事｜｜｜

給麻二車 唐書滕王元嬰傳帝嘗賜諸王綵五百以元嬰及蔣王貪黷但下書曰滕叔蔣弟不須賜｜｜｜｜助為錢緡

三十六姓榜楚百慘 唐書吉頊傳劉思禮謀反頊上變事后命武懿宗雜訊因諷囚引近臣高閥生平所牾者凡｜｜｜｜｜捕繫詔獄｜｜｜｜以成其獄天下寃之

徇貨掊貲 唐書盧懷慎傳竊見內外官有賕餉狼籍剝剔蒸人雖坐流黜俄而遷復｜｜｜｜訖無悛心

鷙擊狼噬 唐書王鉷傳李林甫方興大獄誅不附己者以鉷險刻可動以利故倚之使｜｜｜｜鉷所推陷多抵不道

以叔明為鑒 唐書李叔明傳素豪侈在蜀殖財廣第舍田産子孫驕縱貲産皆盡世言多藏者｜｜｜｜｜云

裁竅受珍 唐書王伾傳順宗立遷左散騎常侍通天下賕謝日月不閑為巨匱｜｜以｜｜使不可出則寢其上

錢

徧天下 唐書王鍔傳性纖嗇有所程作雖碎瑣無所遺官曹簾壞吏將易之鍔取壞者付船坊以緘箬每燕饗輒録其餘賣之以收利故鍔家｜｜｜｜

貪墨 唐書王仁皎傳子守一｜｜無顧藉財蓄巨萬皆籍入於官

澤吻磨牙 唐書酷吏傳序索元禮來俊臣之徒紛紛並興｜｜｜｜噬紳纓若狗豚然

取公鐵籠 唐書索元禮傳後以苛猛復受賕后厭衆望收下吏不服吏曰｜｜｜｜來元禮服罪

闌魚 唐書周利貞傳調錢塘尉時禁捕魚州刺史飯蔬利貞忽饋佳魚刺史不受利貞曰此｜｜公何疑問其故答曰適見漁者禽不獲而有魚焉闌得之刺史大笑

三豹 唐書王旭傳監察御史李嵩李全交皆嚴酷取名與旭埒京師號｜｜嵩為赤全交為白旭為黑里閭至相詛曰若違教值三豹

隨年杖合歡杖 五代史劉銖傳從鎮平盧用法刻深民有過者問其年幾何對曰若干即隨其數杖之謂

之丨丨丨丨每杖一人必兩杖俱下謂之丨丨丨丨

拔釘錢 五代史趙在禮傳在禮所至邱店羅列積貲巨萬在宋州人尤苦之已而罷去宋人喜而相會曰眼中拔釘豈不樂哉既而復受詔居職乃籍管内口率錢一千自號丨丨丨丨

真蛟蜃 五代史南漢劉龔世家龔性苛酷為刀鋸支解刳剔之刑每視殺人則不勝其喜不覺朵頤垂涎呀呷人以為丨丨丨丨也

羅端公 宋史選舉志太宗謂宰臣曰薛智周以侍御史守婺政以賄成聚斂無已其土產富於羅州民謂之丨丨丨丨則為治可知矣

鼠彈箏 宋史刑法志雍熙元年開封寡婦劉使婢詣府訴其夫前室子王元吉毒已右軍巡推不得實移左軍巡左軍巡卒繫縛搒治謂之丨丨丨丨極其慘毒

施杖移晷 宋史石保興傳知邢州改澶州在郡頗峻刑罰每捶人令緩丨其丨丨丨丨方畢

名士運糧 宋史石保吉傳累世將相所至峻暴待屬吏不以禮鎮大名也葉齋查道皆知

丨丨嘗械以丨丨

致鐵羅漢 宋史曹翰傳江州陷翰所略金帛以億萬計偽言欲丨廬山東林寺丨丨丨像五百頭於京師因調巨艦百艘載所得以歸

放鬻市家子 宋史趙上交傳拜吏部侍郎多請告不朝時出遊別墅世宗因問陶穀曰上交豈衰老乎穀對曰上交昔掌貢舉丨丨丨丨李觀及第受所獻名園多植花卉優游自適世宗怒免其官

受名園 見上

鐵檿 宋史趙逢傳逢揚歷清近所至有聲然傷慘酷又言多詆訐故縉紳目之為丨丨

取畫鷹 宋史孫沔傳沔在杭州州人許明藏郭虔暉畫鷹圖明不以獻初明父禱水仙大王廟生明故幼名大王兒沔即捕按明僭稱王丨其丨丨刺配之及沔罷去明詣提點刑獄斷一臂自訟乃得釋

三虎 宋史王鼎傳時天子患吏治多弛監司不舉職而范仲淹等方執政擇諸路使者令按舉不法以鼎提點江東刑獄與轉運使楊紘判官王綽競摘發吏至微隱罪

無所貸於是所部官吏怨之目為丨丨仁宗聞之不說後傳惟幾奉使江東戒以毋效三虎為也

莫逢玉汝 宋史韓縝傳以天章閣待制知秦州嘗宴客夜歸指使傅勍被酒誤隨入州宅與侍妾遇縝怒令軍校以鐵裹杖箠殺之勍妻持血衣撾登聞鼓以訴坐落職分司南京秦人語曰寧逢乳虎丨丨丨丨其暴酷如此按縝字玉汝

朱衣納第 宋史董儼傳儼不學無操行所至厚納賄賂嘗令引贊吏改製丨丨每夕丨儼丨丨而潛以輕帛製衣易之

都人不敢偶語 宋史崔台符傳為大理卿時中官石得一以皇城偵邏為獄台符與少卿楊汲輒迎伺其意所在以鍛鍊笞掠成之丨丨惴慄至丨丨丨丨數年間麗文法者且萬人

書題無并字不開 宋史陳自強傳嘉泰三年拜右丞相歷封祈衛秦國公韓侂胄顓朝權苞苴盛行自強尤貪鄙四方致書餽必題其緘云某物并獻凡丨丨丨丨丨則丨丨

諧價後

予 宋史陳自強傳縱子弟親戚關通貨賄仕進干請必丨丨而丨丨丨日押空名劄送侂胄家須用乃填三省不與也

蜈蚣謠 宋史吳淵傳淵有材略迄濟事功所至興學養士然政尚嚴酷好興羅織之獄籍入豪橫故時有丨丨之丨

蟇蝕月 宋史余玠傳利司都統王夔素殘悍號王夜叉所至劫掠每得富家穴箕加頸四面然箕謂之丨丨丨毒虐非一以脇取金帛蜀人悉苦之

大校 遼史太祖紀聞獄官涅离擅造丨丨丨人不堪其苦命誅之

雷半千 金史雷淵傳拜監察御史出巡郡邑所至有威譽奸豪不法者立箠殺之至蔡州杖殺五百人時號曰丨丨丨

麻椎相公 金史蒲察合住傳徒單右丞思忠好用麻椎擊人號丨丨丨丨

半截劍 金史蒲察合住傳李運使特立號丨丨丨言其短小鋒利也又有完顏麻斤出皆以酷聞而合住王阿里李渙之徒胥吏中尤狡刻者也

大披挂 元史刑法志鞫獄輒施以丨丨

丨及王侍郎縄索并法外慘酷之刑者悉禁止之

十虎元史張懋傳授懐遠大將軍吉州路總管郡萬戸蘇良恃勢為暴為之翼者有丨丨之目民甚苦之乃上其實於憲府盡誅十虎者奪良虎符而黜之民大悦

開闌牢發毒矢桓寛鹽鐵論聖人假法以成教教成而刑不施今廢其紀綱壞其禮義民陥於罔從而獵之以刑是猶丨其丨丨以丨丨丨也

法繁秋荼網密凝脂桓寛鹽鐵論昔秦丨丨於丨丨而丨丨於丨丨然而上下相遁姦偽萌生有司法之若救爛撲焦不能禁非

季蛇叔虎焦氏易林丨丨丨丨野心善怒黷貨無猒

老慵焦氏易林丨丨多欲弊政為賊

撲滿之誡菑洪西京雜記撲滿者以土為器以蓄錢具其有入竅而無出竅滿則撲之土麤物也錢重貨也入而不出積而不散故撲之聚斂而不能散者將有丨丨丨敗可不丨歟

契疏鞅掌劉義慶世説司徒王戎既貴且

富區宅僮牧膏田水碓之屬洛下無比丨丨丨丨每與夫人燭下散籌算計

燭下散籌 見上

横流溪 酈道元水經注袁盛弘之云衆山水出注於大溪號曰丨丨丨溪水甚小冬夏不乾俗亦謂之為貪泉飲者輒冒於財賄同於廣州石門貪流矣

違棄餘魚之旨 顏氏家訓謝幼輿贓賄黜削丨丨其丨丨丨丨也按劉向新序楚人有獻魚楚王者曰今日魚獲食之不盡賣之不售棄之又惜故來獻也楚王曰漁者仁人也蓋聞囷倉粟有餘者國有餓民故庖有肥魚廐有肥馬民有饑色漁者其以此諭寡人也於是出倉粟發幣帛而賑不足故漁者壹獻餘魚而楚國賴之可謂仁智矣

京師三穢 張鷟朝野僉載王怡為中丞憲臺之穢姜晦為掌選侍郎吏部之穢崔泰之為黃門侍郎門下之穢號為丨丨丨

金牛刺史 張鷟朝野僉載洛州司僉嚴昇期攝侍御史於江南巡察性嗜牛肉所至州縣烹宰極多事無大小

入金則弭凡到處金銀為之踊貴故江南人謂為｜｜｜

鳳曬翅

張鷟朝野僉載周推事使索元禮時人號為索使訊囚為｜｜｜獮猴鑽火等以椽關手足而轉之並斫骨至碎

不用書言筆語

張鷟朝野僉載周侍御史侯思止醴泉賣餅食人也羅告准例酬五品於上前索御史上曰卿不識字對曰獬豸豈識字但為國觸罪人而已遂授之凡推勘殺戮甚衆更無餘語但謂囚徒曰｜｜你｜｜｜｜但還我白司馬若不肯來俊即與你孟青橫遭苦楚非命者不可勝數白司馬坂者北邙山司馬坂也來俊者中丞來俊臣也孟青者將軍孟青棒也

襄樣節度

李肇國史補襄州人善為漆器天下取法謂之襄樣及于司空頔為帥多酷暴鄭元鎮河中亦虐遠近呼為｜｜｜｜

蟲食穀

段成式酉陽雜俎蝗蟲腹下有梵字舊言｜｜｜者部吏所至侵漁百姓則蟲食穀蟲身黑頭赤武吏也頭黑身赤文吏也

渠伊

錢捋髭錢 鄭文寶江表志張崇帥廬江好為不法士庶苦之嘗入覲江都廬人幸其改任皆相謂曰渠伊必不復來矣崇歸聞之計口徵｜｜｜明年再入覲蔵有罷府之耗人不敢指實皆道路相目捋鬚相慶輒歸又徵｜｜｜

啄木鳥詩 彭乘墨客揮犀吉水令治邑嚴毅民有罪大小不赦馬道為｜｜｜｜云翠翎迎日動紅背響烟蘿不顧泥丸及惟貪得食多才雖枯朽木又止最高柯吳楚園林潤芒芒爭柰何

何止如大暑 邵伯溫聞見前錄范魯公質隱於民間一日坐茶肆中有人貌怪陋前揖曰相公無慮時暑中公所執扇偶書大暑去酷吏淸風來故人詩二句其人曰世之酷吏冤獄｜｜｜｜｜也公他日當深究此弊因攜其扇去公後至祆廟後門見一土偶短鬼其貌肖茶肆中見者扇亦在其手中公心異焉周祖得公遂至大用公首建議律條繁廣輕重無據周祖特詔詳定是為刑統

續壽衣 李畧該聞錄開寶中

神泉縣令張某者新到官外以廉潔自矜内則貪黷自奉一日自榜縣門云某月某日是知縣生日告示門内與給事諸色人不得輒有獻送一曹吏與衆議曰宰君明言生辰日意令我輩知也衆曰然至日各持縑獻之命曰丨丨丨宰一無所拒復告之曰後月某日是縣君生日更莫將來無不嗤者王喦以鷺鷥詩諷之云飛來疑是鶴下處却尋魚最為中的

鷺鷥詩 見上

賄門 葉廷珪海錄碎事陸贄奏議若無耻懼更啟丨丨言受人饋餉也

驕奢

人滿天概 管子釜鼓滿則人概之丨丨則丨丨之

矜物無大士 管子丨丨之人丨丨丨焉彼矜者滿也滿者虛也滿虛在物在物為制也矜者細之屬也

滿虛 見上

自予雄 管子高為

其居危顛莫之救此言尊高滿大而好矜人以琅湯凌麗主威處賢而｜｜｜也故威必失而雄必敗

鑠人 管子明乃哲哲乃明奮乃苓明哲乃大行此言擅美主威自奮也以｜｜｜｜｜人之敗也常自此是故聖人著之簡策傳以告後進曰奮威苓落也威而不落者未之有也

奮威苓落 見上

持盈

揣銳 老子｜而｜之不如其已｜而｜之不可長保

自見自是自伐自矜 老子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者不明｜｜者不彰｜｜者無功｜｜者不長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注贅貪也矜伐之人不過斂餘祿食

餘食贅行 見上

恣睢 子華子小人｜｜為貪行行去聲好盡物之情而極其勢其受禍也必酷矣

戴威滿頭 揚子｜｜｜｜君子不足小人有餘注小人務威則奢僭過惡故有餘

視人如芥 抱朴子出自卑碎由微而著徒以翁肩斂迹偓伊側立低眉屈膝奏附權豪因

緣運會超越不次毛成翼長蟬蛻糞壤便自軒昂目不步足器滿意得｜｜｜｜

生貴 史記田蚡傳武安者貌侵｜｜甚注生貴謂自尊高示貴寵

大橫 史記主父偃傳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人或說偃曰｜｜矣主父曰臣結髮游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親不以為子昆弟不收賓客棄我我阨日久矣且大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吾日暮途遠故倒行暴施之

跋扈 後漢書梁冀傳帝少而聰慧知冀驕橫嘗朝羣臣目冀曰此｜｜將軍也

食日萬錢無下箸處 晉書何曾傳性奢豪｜｜｜｜猶曰｜｜｜｜

食盡四方珍異 晉書何劭傳｜必｜｜｜｜｜一日之供以錢二萬為限時論以為太官御膳無以加之

粭沃釜蠟代薪 晉書石崇傳與貴戚王愷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愷以｜｜崇以｜｜｜｜愷作紫絲布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崇塗屋以椒愷用赤石脂崇愷爭豪

如此紫絲布步障錦步障見上塗屋以椒見上超四豪踰五侯晉書石崇傳論||||而取富|||而競貴拜勢晉書何遵傳機為鄴平令性亦矜傲責鄉里謝鯤等拜或戒之曰禮敬年爵以德為主令鯤|||懼傷風化機不以為慙羡為離狐令既驕且吝陵駕人物鄉閭疾之如讐按機羡皆何遵子陵駕人物見上眼遠視鼻刺天晉書王沉傳德無厚而自貴位未高而自尊|罔嚮而|||鬖亂而||嘗作數十人饌以待賓客宋書恩倖傳阮佃夫宅舍園池諸王邸第莫及妓女數十藝貌冠絕當時金玉錦繡之飾宮掖不逮也每製一衣造一物京邑莫不法效馬於宅內開瀆東出十許里塘岸整潔汎輕舟奏女樂中書舍人劉休嘗詣之值佃夫出行中路相逢要休同反就席便命施設珍羞莫不畢備凡諸火劑並皆始熟如此者數十種佃夫|||||

丨丨丨丨故造次便辨類皆**作領軍面向人**梁書韋粲傳粲如此雖晉世王石不能過也

以舊恩任寄綢密雖居職屢徙常留宿衛頗擅權誕倨不為時輩所平右衛朱异嘗於酒席厲色謂粲曰卿何得已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北路魚南路徐南史徐君蒨傳有時載伎肆意游行荆楚山川靡不畢踐朋從游好莫得見之時襄陽魚弘亦以豪侈稱於是府中謠曰丨丨丨丨丨丨

駱駝負函盛水

養魚自給隋書虞慶則傳子孝仁幼豪俠任氣起家拜儀同領晉王親信坐父事除名煬帝嗣位以藩邸之舊授候衛長史兼領金谷監監禁苑有巧思頗稱旨九年伐遼授都水丞充使監運頗有功然性奢華以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而丨丨丨

佩玉魚五代史雜傳安重榮既僭侈以為金魚袋不足貴刻玉為魚佩之

溺器七寶裝五代史後蜀世家孟昶幸晉漢之際中國多故而據險一方君臣務為奢侈以

自娛至於｜｜｜｜之西湖燈火宋史賈似道傳擢太常丞軍器監益恃寵不檢日縦游諸

妓家至夜即燕游湖上不反理宗嘗夜憑高望｜｜中

｜｜異常時語左右曰此必似道也明日詢之果然

奴隸月廩與列將等金史白撒傳白撒目不知書姦黠有餘簿書政事聞之即解善談議

多知接人則喣喣然好貨殖能捭闔中人主心遂浸漬以取將相既富貴起第於汴之西城規模擬宮掖婢妾

百數皆衣金縷｜｜｜｜｜｜｜｜｜猶以為未足也上

嘗遣中使責之曰卿汲汲於此將無北歸意耶白撒終

不悛以

及於禍以人乳飲㹠劉義慶世說武帝嘗降王武子家武子供饌並用琉璃器婢子百餘

人皆綾羅袴纙以手擎飲食烝㹠肥美異於常味帝

怪而問之答曰｜｜｜｜｜｜帝甚不平食未畢便去炭

不經煉難於餐啗康駢劇談録乾符中洛中有豪貴子弟承藉勲蔭物用優足恣陳錦衣玉

食不以充詘為誠飲饌華鮮極口腹之欲有李使君出牧罷歸居止亦在東洛深感其家恩舊欲名諸子從容有敬愛寺僧聖剛者常所往來李因以其晏為說僧曰某與之門徒久矣每見其飲食窮極水陸滋味常饌必以炭炊往往不愜其意此乃驕逸成性使君名之可乎李曰若求象白猩唇恐不可致止於精潔脩辦小筵未為難事於是廣求珍異俾妻孥親為調鼎備陳綺席雕盤選日為請弟兄列坐矜持儼若氷玉肴羞每至曽不下筯主人揖之再三唯霑果實而已及至水餐俱致一匙於口然相盼良久咸若飧荼食蘗李莫究其由以失餁為謝明日復覩聖剛備述諸子情貌僧曰某前所說豈謬哉因造其門以問之曰李使君特備一筵庖膳間可為豐潔何不略領其意諸子曰燔炙煎和未得其法僧曰他物縱不可食炭炊之飯又嫌何事復曰上人未知凡以炭炊飯先燒令熟謂之煉火方可入爨不然猶有烟氣李使君宅｜｜｜｜是以｜｜｜｜僧撫掌大

笑曰此非貧道所知也及大寇先陷瀍洛財産剽掠俱盡兄弟數人與聖剛同時竄避潛伏山草不食者三日賊鋒稍遠徒步將往河橋道中小店始開以脫粟為餐而賣僧囊中有錢數文買於土杯同食腹枵既甚粱肉之美不如僧笑而謂曰此非煉炭所炊不知可與諸郎君喫否但低首慚靦無復對詞

肉臺盤

馬令南唐書義死傳晟事烈祖元宗二十餘年官至司空家益富驕每食不設几案使衆妓各執一器環立而侍號｜｜｜時人多效之按晟孫晟

御定子史精華卷九十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編修臣裴　謙

謄録舉人臣董凝極